

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勘論*

曹淑娟**

〔摘要〕

晚明士人祁彪佳（1602-1645）一生著作宏富，多數並未刊印，以稿本、抄本形式傳世。彪佳生前曾初步彙編詩作為《遠山堂詩始》，殉節後，理孫兄弟續作增補，編成《遠山堂詩集》，二種抄本今俱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遠山堂詩集》以詩體分卷，各卷編有頁碼，抄工精雅，唯因國運家勢種種原因並未刊刻。此本後經魏畊較定，魏氏以濃墨進行圈點標記，並刪改詩作，直接覆壓於祁氏詩句之上。魏畊手寫筆跡和詩興片斷與祁彪佳的詩作同時獲得保存，豐富了《遠山堂詩集》的文獻價值。然而魏畊行草龍飛鳳舞，極難辨識，對祁氏詩作的塗抹圈改，也造成閱讀辨識的困難，二人詩句都有待判讀。本文之撰述，奠基在長期整理《遠山堂詩集》的基礎上，勘查魏氏較定工作之內容層次，追索其參與較定之特殊歷史情境，進而評議其較定結果對《遠山堂詩集》的意義。以期能彰顯《遠山堂詩集》抄本的特殊文獻價值，同時也呈現閱讀活動中讀者與作者間親密與悖離同步的關係，並給與適當的解釋。

關鍵詞：祁彪佳、《遠山堂詩集》、魏畊、沈鈞業、抄本、讀者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NSC95-2411-H-002-053-MY2）之後續研究成果，承蒙科技部多年來持續補助，研究得以順利推展。過程中獲得北京國家圖書館、杭州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古籍部工作人員的幫助，得以順利借閱並部分複製諸種文獻。二位審查先生費心閱覽，提供建議，幫助筆者再行檢視並彌補疏失。多年來的助理們幫忙《遠山堂詩集》文字數位化的工作，以及多位朋友先後接受請益，幫忙辨識魏畊筆跡。凡此涓滴匯集，都是滋養本文以及筆者整理《遠山堂詩集》的力量，謹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遠山堂詩集》為晚明士人祁彪佳¹之詩集，祁彪佳一生著作極富，包括奏疏、公牘、荒政、日記、尺牘、戲劇、詩文等多元領域，其中多數並未刊印，以稿本、抄本形式傳世。自祁氏拒絕清人徵召，沈水殉節，幼子涉及通海案，流放寧古塔，此後家道中落，終清之世，祁彪佳大量著作閉藏於祁氏故居，子孫抱持「不敢刻」、「不能刻」之憾，²世代護守，至民國二十六年尚存三十五種，二百零九冊，詳見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祁忠敏公遺書存目記〉。³但是在民國四十年前後，卻被紹興書商「直接從梅市祁家論斤秤出」，再輾轉販賣於各地，祁氏著作從此星散四處，⁴僅有部分陸續收歸於各圖書館。

祁氏文學成績以《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最早受到注目，自黃裳先生五十年代《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以來，學界相關論述已然豐富，揭示其在晚明戲劇學中之重要地位。⁵園林文學方面之《越中園亭記》、《寓山注》、《寓

¹ 祁彪佳生平行事，各種史傳或方志文獻載記頗詳。〔明〕祁彪佳著，〔清〕杜煦、杜春生編：《祁忠惠公遺集》（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刊本）卷10附錄《明史》本傳、祁熊佳〈行實〉，尚有杜春生所輯〈遺事〉，共採摭二十一種資料，留存了許多祁氏資料的斷片。並見〔明〕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10附錄，頁232-255。

² 祁氏十一世孫祁允敬為《祁忠敏公日記》作跋云：「終清世二百餘年中，惟前太史平公景蓀，代刻公集數卷。然遺著甚夥，所選無幾，蓋仍不外『不敢刻』、『不能刻』二語耳。」祁允敬：〈跋〉，見〔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紹興：紹興縣修志會，1937年初版。杭州：古舊書店，1982年複製）附錄。

³ 紹興縣修志會：〈祁忠敏公遺書存目記〉，〔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附錄。

⁴ 黃裳校錄祁氏《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於〈後記〉中記載舊書賈人、書商與他的接觸，記錄曾過目之祁氏著作，也見證了祁氏著作「直接從梅市祁家論斤秤出」的流散情形。他購得《曲品》、《劇品》等書，進行細密校錄，完成《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開啟學界對祁氏戲曲學之研究。黃裳為容鼎昌之筆名，茲依原書署名，仍稱黃裳。〈後記〉見是書頁285-308。

⁵ 請參見邱瓊慧：《祁彪佳戲曲理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3年）。石牧民：《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之語境與論述觀照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碩士論文，2005年）。林芷瑩：《祁彪佳之宦歷、戲緣與其《遠山堂二品》的寫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楊豔琪：《祁彪佳及其遠山堂曲品劇品研究》（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山志》漸有學者展開論述，探究其園林興造、居遊與書寫的深層意涵。⁶十五種日記、尺牘、荒政所記存之日常生活與社會史料，也逐漸受到社會文化史學者的關注，取資探究晚明醫療、社會救濟、道德自省等課題。⁷相對而言，祁氏詩文集之整理與詮解仍較受冷落。

祁彪佳詩文除彙編入《寓山注》、《寓山志》、《越中園亭記》之園林書寫之外，尚有《遠山堂文稿》、《遠山堂詩始》、《遠山堂詩集》等結集傳世。在文的部分，清初祁氏起元社抄本《遠山堂文稿》一卷，收錄祁文五十七篇，⁸多為序、引與雜記，可視為其他獨立結集之外的補充。在詩的部分，明末抄本《遠山堂詩始》依體類分編，未標示分卷及頁碼，所收詩止於崇禎十二年，應是祁氏生前有意彙編詩集的初稿。⁹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共分十卷，依體類分卷排序，則是祁氏逝後，二子理孫、班孫在《詩始》基礎上補充編輯之結果。¹⁰

《遠山堂詩集》雖是祁彪佳逝後編輯的定本，卻仍是一本等待整理的詩集，一則仍有未收詩等待補入，如《詩始》中與友人刻燭聯吟之作俱未收錄。其次，明人詩集多依體類編排，此集亦然，有待進一步繫年索解。其三，《遠山堂詩集》編輯後經魏畊（1614-1662）改動，並加註「共集一百三十六首」，「慈谿後學魏

⁶ 請參見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趙海燕：《寓山注研究—圍繞寓山園林的藝術創造與文人生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

⁷ 請參見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收入林富士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413-432。朱冬芝：《一個明末士紳的社交生活：祁彪佳的交遊、社群與地方活動》（南投：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6年）。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等。

⁸ 〔明〕祁彪佳：《遠山堂文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85冊，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祁氏起元社抄本）。〈祁忠敏公遺書存目記〉記載祁氏另有《遠山堂文釋》，惜今日不知流落何處。

⁹ 〔明〕祁彪佳：《遠山堂詩始》（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明末抄本）。下文為求簡潔，有時簡稱《詩始》。

¹⁰ 〔明〕祁彪佳撰，魏畊校訂：《遠山堂詩集》（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上題「山陰祁彪佳世培甫著」，「男理孫、班孫編輯」。《祁彪佳文稿》（北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85冊所收《遠山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皆據此本影印。影印版本有部分字跡模糊或被裁去的現象，筆者多次往訪北京國家圖書館借閱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進行校對補足。下文為求簡潔，有時簡稱《詩集》。

畊較定」。¹¹這百餘首經魏畊較定之作，其中甚多遭魏氏以濃墨圈塗，或者直接改字覆壓其上，以致祁彪佳詩作原文不可辨識。魏畊手寫筆跡和詩興片斷雖獲得保存，然其草書龍飛鳳舞，亦極難辨識，二人詩句都有待判讀。

可能緣於這些困難，學界鮮少關注《遠山堂詩集》。筆者所知，唯有兩位學者先後投入相當心力時間，為此集作出重要貢獻，一為清末民初文士沈鈞業（1884-1951）謄抄《遠山堂詩集》，為祁、魏二人詩作作出初步辨識。沈鈞業晚號復庵，紹興人，為南社社員，早歲參與革命事業，奔走海外。民國成立，參與政治事務，二十一年返回紹興，致力地方文化教育事業，既受邀為錫麟小學、稽山中學校董，參與修復禹廟，編纂縣誌，並從事著述。於民國 28 年（1939）從祁氏後人處借錄《遠山堂詩集》，沈抄本今藏於浙江圖書館。¹²其抄寫底本即祁氏東書堂抄本，面對魏畊圈點塗抹、字跡難辨的問題，沈氏分別以玄、朱二種墨色小楷工筆書寫，致力辨認祁氏原詩與魏畊改作，企圖還原東書堂抄本《詩集》原貌，並呈現魏氏修改之痕跡。雖尚有許多留白與可再斟酌之處，然已提供後人重讀《詩集》十分重要的參考助力。二為當代學者趙素文有心深研祁彪佳，近著《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為《詩集》進行補遺、編年以及校箋，其主要貢獻在以祁氏歷年日記為主要依據進行詩作「編年」，日記所未載及者亦能嘗試以其他條件推求。「箋」則進行詞彙、人名、典故之注解，而在「校」的部分，除部分據《詩始》校補外，幾皆接受沈氏之判讀。¹³

筆者多年來亦持續為《遠山堂詩集》進行輯佚、校勘、編年與箋釋。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祁氏東書堂抄本為底本，一則反覆推敲魏氏行草筆跡，就教於書法方家，判讀二人之詩句；再則借助其他版本收錄互見，來進行比對校勘的工作，

¹¹ 「慈谿後學魏畊較定」其中「畊」為「耕」之異體字，今人多作「魏耕」，本文尊重其為魏氏自題，是以使用「魏畊」。魏氏對《遠山堂詩集》作品之圈點、評比、刪改等工作亦沿用「較定」一辭作為統稱。

¹² 〔明〕祁彪佳撰，沈鈞業抄錄：《遠山堂詩集》（杭州：浙江圖書館，民初抄本）。下文將簡稱沈抄本，以別於清初東書堂抄本之《遠山堂詩集》。

¹³ 趙素文：《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筆者於 2017 年夏經由書商購得此書，連月細讀比對，既喜見抱持相近心意與工夫之成果，亦能清楚知悉彼此差異所在。本文所論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種種問題，趙書未嘗涉論。另趙氏博論改寫出版《祁彪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中有專章〈祁彪佳的詩文創作〉論及祁氏的詩歌和小品文創作，文中表列《遠山堂詩始》與《遠山堂詩集》的收詩異同，並簡述其詩歌特徵，可視為《遠山堂詩集》的初步討論。

如明末抄本《遠山堂詩始》、《祁忠敏公日記》、明刊本《寓山志》、《寓山注》、清抄本《祁忠惠公遺集》、《祁幼文詩》等文獻，最後再持與浙圖所藏沈鈞業抄本互校。¹⁴是以幸能恢復絕大多數祁氏詩作之原貌，亦能整理出魏氏改作之詩句，同時得以校正沈抄本部分疏誤，補充其部分留白。

茲舉數例略作說明，〈秋日雲門道中〉五古為崇禎十五年（1642）九月十三日入化鹿山掃墓之行所作。¹⁵全詩凡二十二句，魏畊作了大幅度修改，除刪去原詩六句，另改寫七句，續寫二句。其中首句魏畊在改寫後復作修改，字跡難辨，沈鈞業抄本作「霽色（滅）浮陽」，¹⁶應即是難以判斷而致省筆闕疑。趙素文作「霽色滅浮陽」。¹⁷筆者判讀作「霽色滅浮陽」，除了從字跡辨認外，同時還參考了李白〈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詩「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之句，魏畊蓋用太白詩典以寫秋日景象，先援用其句法作「浮陽滅霽色」，然後再改為「霽色滅浮陽」。「滅」字極具動態力量，若認作「減」，則失去動勢了。

另如〈春日山居喜柯覲仲過訪〉¹⁸七言律之頸聯，原作「君賦異才應蚤達，我多迂僻恨歸遲」，魏畊改兩句之第二至五字作「君著清名須蚤達，我耽黃菊賦歸

¹⁴ 筆者整理《遠山堂詩集》多年，完成自己的判讀後，才有機會前往杭州浙圖借閱沈鈞業抄本，進行全面對勘。雖然未能從起始處即資藉前輩成果，但也因此得以獨立判讀，而不受其籠罩，比對後大約有六十餘處相異，可為之略作校正與補充。本文中引用祁、魏詩句論析相關書寫情境，即以筆者之判讀結果為據。

¹⁵ 〔明〕祁彪佳撰，魏畊校訂：〈秋日雲門道中〉，《遠山堂詩集》（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五言古，頁 25b-26a。其繫年據《壬午日曆》，崇禎十五年（1642）九月十三日入化鹿山，午後「抵舟方知董天孫及陳長耀亦遊雲門歸矣，共作〈登龍池〉及〈雲門道中〉五古二首。」〔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收入《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遠山堂抄本），頁 1302。亦見近人張天杰點校：《祁彪佳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 620。點校本便於閱覽，唯偶見誤排，是以二本並誌。

¹⁶ 〔明〕祁彪佳撰，沈鈞業抄錄：《遠山堂詩集》，五言古，頁 25b-26a。沈抄本卷次、頁碼皆與東書堂本同，下文將不另作注。

¹⁷ 趙素文校此句云：「底本和浙圖本皆朱筆塗改為『霽色滅浮陽』」，其所謂底本即指魏畊較定東書堂本，浙圖本即沈抄本，魏畊確實濃墨塗抹，沈氏則朱筆正楷呈現魏畊改寫文字，且此處沈氏抄作「霽色（滅）浮陽」，並未作「減」字。《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頁 412。

¹⁸ 〈春日山居喜柯覲仲過訪〉，《遠山堂詩集》，七言律，頁 26b-27a。《山居拙錄》載崇禎十年（1637）三月二十九日蒲諸生柯輯玉過訪，即柯覲仲。《祁彪佳文稿》，頁 1079；張天杰點校：《祁彪佳日記》，頁 262。

遲」。然因字跡潦草加上塗抹修改，沈抄本以為「須」字圈去，第五句誤判作「君著清華名蚤達」，則上下句對仗未工。趙素文云「底本和浙圖本皆朱筆改為『君著清華名蚤達』」，¹⁹實即接受沈抄本的判斷，而不能發現東書堂底本並非如此。又如〈輓徐烈婦〉，²⁰魏耕改動數處，其中首四字原作「乾坤亘古」，魏氏改寫為「浩蕩迴薄」，字跡與原文相疊難辨，沈抄本即不錄魏氏改作文字，趙素文亦不說明。²¹又如〈初秋入王鑑山歸自湖塘〉，²²魏氏雖只作局部改寫，然改動處濃墨塗抹，致使原作難以辨識。沈鈔本多處留白，「煙□□欲浮」、「乃□農家適」、「□則攬世網」、「蒼茫湖水□」，趙氏同之。²³筆者再三細讀原本，得以判讀「煙光日欲浮」、「乃道農家適」、「蒼茫湖水外」，唯「□則攬世網」首字似為「我」之異體字「𠄎」，尚不敢必也。

本文之寫作即奠基在此一文獻整理的基礎上，結合校勘、編年與箋釋之成果，就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一事進行專題探研，將審視其較定工作之內容層次，追索其作為讀者參與較定之時地與人事因緣，進而評議其修訂《遠山堂詩集》造成的異同，最後結以讀者反應理論的視角，解說魏畊的閱讀活動。而筆者的這些努力，則是以另一位讀者的身份來閱讀遠山堂詩，也閱讀魏畊對禘詩的閱讀，其中有個人的先在經驗和視野，也接受文本給予的引導和限制，嘗試去彌合佈滿此一抄本的空白與未定性。

二、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的範疇與層次

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前署「山陰祁彪佳世培甫著」，「男理孫、班孫編輯」，應系祁彪佳殉節後編成，依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句體式分卷排序，凡十卷，篇幅不一，此一體例上承《遠山堂詩始》而來，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末抄本《遠山堂詩始》，亦以體式分編，唯編排次序不同。²⁴封面有

¹⁹ 趙素文：《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頁 310。

²⁰ 〈輓徐烈婦〉，《遠山堂詩集》，七言古，頁 18b-19a。

²¹ 趙素文：《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頁 388。

²² 〈初秋入王鑑山歸自湖塘〉，《遠山堂詩集》，五言古，頁 23b-24a。

²³ 趙素文：《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頁 393。

²⁴ 今見《遠山堂詩始》之次第為：四言古詩、六言絕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句、七

「讀易居士」、「山陰道上」鈐印，版心有「蔗境」二字，案祁彪佳所構寓山有「讀易居」書房，「讀易居士」即其自稱，「蔗境」為祁父密園一景，為彪佳自幼讀書處。是書中有點逗修改之跡與眉批，所收詩可考者俱在崇禎十二年之前，共有 448 首，可視為祁彪佳自編詩集的初彙本，故以〈詩始〉名之，一如《文集》之前有《文釋》。崇禎十二年後，時局日趨紛亂，天災人禍相繼，祁氏致力於救荒工作，不復措意於詩文集之編輯刊刻。迨其殉節後，二子理孫、班孫蒐集遺詩，接續《詩始》之後編成《遠山堂詩集》，共收詩 507 首。茲將《詩始》、《詩集》各卷所收詩數表列如下：

表一：《遠山堂詩始》、《遠山堂詩集》各卷所收詩數

		《詩始》篇數	《詩集》篇數
古詩	四言古詩	2	3
	五言古詩	30 (附七絕 4)	40
	七言古詩	23 (附銘 1)	28 (附銘 1)
	小計	55 (附銘 1、七絕 4)	71 (附銘 1)
律詩	五言律詩	151	159
	七言律詩	111	122
	小計	262	281
排律	五言排律	16	11
	七言排律	2	2
	小計	18	13
絕句	五言絕句	18	23
	六言絕句	2	2
	七言絕句	89	117
	小計	109	142
總計	各體詩	448 (附銘 1)	507 (附銘 1)

言絕句、五言排律、五言律詩、七言排律、七言律詩，較為混亂。該集仍屬編輯過程中之抄本，未編頁碼，五古中曾闖入同題絕句，而同一體類之詩未必先後相續，往往書未竟紙，另起一頁，似仍保留補入他作或重作排序之彈性。從字跡上可見出最少有二人抄錄，部分眉批與其中一人筆跡相似，此外並經第三人圈點批評，作出修改建議，凡此皆可見出仍在彙集過程，尚未定稿。

理孫兄弟編輯《遠山堂詩集》既成，抄本卷次有序，體例一致，字跡端雅，可視為階段性定本。雪竇山人魏畊就此編定本進行「較定」，因欠缺文字說明，也未見完成後的獨立抄本，無法確定具體目標何在，依魏畊於卷首所書「共集一百三十六首」，可推測是進行精華本之編選。綜觀《詩集》中留下的圈點符號以及修改文字，所謂「較定」工作大抵可分句讀圈點、鑒賞圈點、刪改、評比幾層性質：

1. 句讀圈點：魏畊為《遠山堂詩集》中 152 首詩作過句讀圈點，其他詩作未留下閱覽痕跡。理論上，魏氏應是通覽全集後，已然先有一層汰選的步驟，才陸續為此百餘首詩作進行圈點，相關的鑑賞、修改與評比等也大抵在此一群體中進行。目前可見經逐句圈點者，包括四言古詩 3 首、五言古詩 17 首、七言古詩 8 首、五言律詩 47 首、七言律詩 24 首、五言排律 4 首、七言排律 2 首、五言絕句 5 首、七言絕句 42 首，共計 152 首。魏畊以通用之符號進行斷句標示，因祁氏詩作多屬齊言，體類分卷又很清楚，魏畊的圈點在詩篇章句上的引導作用並不大，相對地，這批詩作經其斷句提供的意義主要在於標示初步揀選的結果。

2. 鑒賞圈點：在初步揀選出的這批詩作中，約有四分之三作品魏畊同時進行鑒賞性圈點，以密連性之點或圈來表示佳句。魏氏未留下批評文字，圈、點符號只能指出他的鑒賞結果，不能充分說明其評斷去取得失的理由。唯仔細披覽，仍可訪尋魏氏鑒賞圈點的深隱之意：其一，圈點佳句具有引導讀者閱讀重點及表達肯定的作用，魏氏對遠山堂詩之評譽並不過濫，如五律〈望揚子江〉僅密圈「潮迴山換青」一句，而不及其出句「波合天沉影」（五律，頁 2b），²⁵〈滕縣道中——時值妖亂後〉僅密圈「人散夕陽愁」一句，而不及其出句「客來荒堞望」（五律，頁 3a），皆可見其節制。其二，魏氏對彪佳詩作進行修改，而其鑒賞圈點並不排除自己所作修改之處，如五律〈初秋新月〉密圈前六句，其中前二句「不向煙林看，將疑地上霜」為祁氏原作，其後兩聯則皆圈點魏氏改寫詩句：「如鉤侵落葉，漾影散寒塘。忽覺悲秋氣，淒淒憶故鄉」（五律，頁 12b）。七絕〈芝城道中寄內〉密圈後兩句，「莫看明月驚烏鵲」為祁氏原作，「夜夜彈箏坐北樓」則為魏氏之句（七絕，頁 13a）。這些現象既流露他的自信，同時也預告著未來的視野：即他的校定本一旦編集完成，付諸刊印，他的修改詩句將化入祁彪佳的詩作

²⁵ [明]祁彪佳撰，魏畊校訂：《遠山堂詩集》，五言律，頁 2b。該集分卷以詩之體類標示，下文為求簡明，引用本集將不另作註，而於正文中標示文體與頁碼。

中，成為未來讀者眼中的祁氏佳句。

3. 刪改：圈點之外，魏畊未作文字批評，但積極進行文字修訂，濃墨塗抹改動詩題或詩作內容，有時二者俱改，《遠山堂詩集》中祁詩原作辨識之困難處在此，而魏畊龍飛鳳舞之墨跡得以留存亦在此。筆者統計，經改動者大抵五言古詩 16 首、七言古詩 4 首、五言律詩 23 首、七言律詩 20 首、五言排律 1 首、五言絕句 4 首、七言絕句 25 首。其中少數只作刪節，如五律〈中秋小集寓山送鄭季公歸閩〉詩題刪去「小集」二字（五律，頁 31b）；五古〈贈戴母貞節〉原作十六句，魏畊刪去六句（五古，頁 1a）。多數則進行文辭的改寫，改動篇幅不定，小規模之改動如五律〈遊賀家池〉末句「洗耳作新盟」改作「吾欲學無生」（五律，頁 24a-24b）；大規模之改動如七律〈贈許惺菴〉二首之二，除首句外，餘七句皆不獲免（七律，頁 15b）。有時甚且代為擴寫，如〈除竹〉原詩十四句，魏畊刪去其中第二至五句，而於詩末續寫六句，共成十六句（五古，頁 13b）。這些規模大小不一的改寫立場何在？得失如何？魏畊能否勝任祁彪佳的知音或代言人？下文將再嘗試追索深論。

4. 評比：《遠山堂詩集》中有百餘首詩題上標示評比記號，共分讀點「、」、實圈「●」、單圈「○」、雙圈「○○」四種。分體說明如下：四言古詩 3 首題上皆作單圈。五言古詩題上作讀點 1 首，單圈者 10 首，雙圈者 5 首，共計 16 首。七言古詩題上作單圈者 2 首，雙圈者 2 首，共計 4 首。五言律詩題上單圈者 32 首，雙圈者 15 首，共計 47 首。七言律詩題上作讀點者 3 首，實圈者 5 首，單圈者 14 首，雙圈者 5 首，共計 27 首。五言排律題上單圈者 4 首。七言排律題上單圈者 2 首。五言絕句題上單圈者 4 首，雙圈者 1 首，共計 5 首。七言絕句題上實圈者 4 首，單圈者 38 首，共計 42 首。各體詩總計：題上作讀點者 4 首，實圈者 9 首，單圈者 109 首，雙圈者 28 首，總計 150 首。

表列如下，以清眉目：

表二：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題上評比標號詩數統計

題上標號	讀點、	實圈●	單圈○	雙圈○○	合計
四言古詩	0	0	3	0	3
五言古詩	1	0	10	5	16
七言古詩	0	0	2	2	4
五言律詩	0	0	32	15	47

七言律詩	3	5	14	5	27
五言排律	0	0	4	0	4
七言排律	0	0	2	0	2
五言絕句	0	0	4	1	5
六言絕句	0	0	0	0	0
七言絕句	0	4	38	0	42
合計	4	9	109	28	150

它們也與上文所言經由「句讀圈點」所標示的揀選範圍大抵相合，只有少數出入：五古 2 首、七古 4 首有「句讀圈點」而無題上評比記號；七律 3 首、七絕 1 首無「句讀圈點」而有題上評比記號。至於有「鑒賞圈點」與經過「刪改」的作品皆在二者聯結之內。所以取有「句讀圈點」之 152 首加上無「句讀圈點」而有題上評比記號之 4 首，或者取有題上評比記號之 150 首加上無題上評比記號而有「句讀圈點」之 6 首，所得聯集中 156 首詩作大抵即是魏暉選編之最大範疇。

魏暉並未撰寫凡例說明其符號意義，筆者比較魏暉於各詩作之佳句圈點、改寫情形，以及自身對祁氏詩作之評判，推測作記雙圈「○○」者最佳，單圈「○」者次之，實圈「●」者再次之，未圈點而作讀點「、」與經圈點而不作標記者再次之，後二者在實際操作上的先後關係較不明確。這些評比符號應與最後取捨有關，詩題上標記雙圈者 28 首，單圈者 109 首，合計 137 首，接近魏暉於卷首標記「共集一百三十六首」之數目，應是最後揀選出的佳作。至於實圈者以下則最後皆被淘汰，部分實圈符號可見出乃由單圈塗改而成，²⁶透露魏暉斟酌去取的過程。另有部分現象亦可留意，如五言古詩〈寒食〉其二（五古，頁 11b），魏暉作了句讀圈點，並圈去末句，似曾有意改寫，最後卻放棄修改，形成殘局。由刪而未改的現象結合詩題上之讀點標號來看，它與其他作讀點標號或未作標號者相較，可能較晚被捨棄，在改寫不得後仍被排除於入選行列之外。

沈鈞業抄寫《遠山堂詩集》，同時亦計數詩集中之總數與魏暉點定詩數，跋文云：

²⁶ 如七言律詩之〈徐伯調苦雨有作和韻〉、〈春夜同諸友宿曹山暢鶴園限韻〉、〈春日遊鑑湖〉三首皆可見虛圈改為實圈的痕跡。《遠山堂詩集》七律，頁 32b-33a。

集中古今體詩共五百十二首，雪翁題其上云：「共集百三十六首」，惟經其所點定者，實有百四十六首，想其中尚有去取未定者，茲就其點定者錄存之。²⁷

沈氏計數出來的兩種數目與筆者不同，筆者計數《遠山堂詩集》總數得 507 首，若加計銘文一篇，視之為四言詩，則為 508 首。沈氏計得 512 首，差異處可能與四言古詩「章」與「首」之計數有關，〈望含山〉與〈嶽麓四章送李澹菴〉，雖各分三、四段，但與其他組詩不同，並未另標示〈其二〉、〈其三〉等，筆者以詩經體例視為一首多章。若分章亦獨立視為一首計數，則將增加 5 首，總數即為 512 首，與沈氏計數相同。此外，《詩集》中有多首複題詩，如〈十舟詩有引〉為組詩總題，以下分設十題，題各二首，〈前喜雨詩〉、〈後喜雨詩〉前亦有長篇總題等，若重複計算詩題，也將有不同結果。至於經魏畊點定之數量計數雖略有小異，然沈氏所謂「想其中尚有去取未定者」的設想十分中肯，魏氏墨筆點定的多元標記符號，正透露編選過程中去取斟酌的用心。卷首標記「共集一百三十六首」，是魏畊自記去取斟酌後的結果，表示較定工作告一段落。

三、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之歷史情境

魏畊參與較定《遠山堂詩集》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文學編纂活動，背後有其特定的歷史情境。魏畊少負異才，著有詩名，祁彪佳生前或曾認識並欣賞魏氏，

²⁷ 沈鈞業抄寫《遠山堂詩集》後撰有跋文，署於「己卯四月初八日」，己卯指民國二十八年（1939 年），此文今仍附見於浙江圖書館藏沈抄本《遠山堂詩集》中。北京國家圖書館東書堂抄本之後，亦附有沈鈞業跋文，伴隨《遠山堂詩集》影印刊行流通於坊間。然二者內容雖同而筆跡、版式有別，疑非一人所書。浙圖本以二十行藍格紙書寫，每行二十一字，共二十二行，版心上題「祁忠敏公日記」，下署「遠山堂抄本」，此紙想是得之祁氏後人。國圖本以十八行紙書寫，共二十二行，每行約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版心無特殊註記。筆者觀察浙圖沈跋字跡與《遠山堂詩集》抄寫字跡相似，應為沈氏親書；而國圖本《遠山堂詩集》所附，應為他人抄錄附麗於後，以誌沈氏曾以此東書堂寫本為據抄錄《遠山堂詩集》之因緣，至於抄錄者何人，未可考。浙圖本跋文首行「子理孫、班孫編輯」，國圖本跋文作「子理孫、班孫編輯」，亦可佐證後者非沈氏原稿，謄錄者未細辨沈氏「糸」部筆法以致誤抄。

但託付以詩集之編訂工作，則非彪佳本意，²⁸而與理孫兄弟的結客談兵有密切關係。

順治二年，彪佳因拒絕清廷書幣徵聘而沉水殉節，遺命子孫不入仕途，守田務農。²⁹當時理孫年二十一，班孫年十四。個性謹厚老成的兄長負起整理父親遺作的主要工作，是以《遠山堂詩集》前原署「男理孫編輯」，理孫二字旁後來再補「班孫」二字，偏側一旁。詩集編成在前，魏畊較定在後，具體年月缺乏記錄，無法確認，然必在彪佳逝世至通海案發魏畊被捕之前，亦即順治二年至十八年之間，地點則皆在山陰祁家。下文即嘗試藉由當時相關文士詩文，勾勒這段時間理孫兄弟與魏畊等文士之交往情形，除了作為背景了解，將有助於理解魏氏較定《遠山堂詩集》的去取考量與修改方向。

案彪佳逝後，理孫（1625-1675）、班孫（1632-1673）兄弟曾二階段參與抗清活動，³⁰前一階段約為順治二年至十一年（1645-1654），張名振起兵東江，祁彪佳從姪鴻孫將兵江上，理孫兄弟納款助餉。³¹第二階段約為順治十二年至康熙元年（1655-1662），張名振病逝，張煌言繼承統率義軍，後與鄭成功合作，揮兵長江，祁氏兄弟與朱士稚、魏畊等人與之互通聲息。在後一階段，魏畊作為主要關鍵人物，往往出入於祁氏所居之梅墅與寓山。

²⁸ [清]全祖望：〈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云：「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為遍注名諸社中。」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44，頁1700-1702。唯祁彪佳歷年日記中並未載及魏畊，崇禎末年，江浙災疫變亂時起，彪佳投入救荒賑災工作，《寓山志》之擴編工作亦停止，自也無心彙編《遠山堂詩集》。在詩學觀念與作詩經驗的交流上，最得祁氏悅服的是王鐸與陳子龍二人，若不逢世亂，祁氏得以悠遊園林，講論詩藝，《遠山堂詩集》將是不同面貌。

²⁹ 祁彪佳遺書共包括三部分：一為書信：〈辭家廟文〉、〈別叔孀書〉、〈別兄弟書〉、〈別妻室書〉；二為遺囑：〈父臨訣遺屬付兒理孫班孫遵行〉；三為遺言一段、遺詩五言二十二句。前二者面對家族倫理對象作最後的溝通，第三部分則向世人公開自明沉水心跡。〔明〕祁彪佳：《寓山注》（紹興：紹興圖書館，清光緒乙亥（1875）平步青重刊本），附錄。其中〈父臨訣遺屬付兒理孫班孫遵行〉尤其殷殷囑咐二子未來交遊行止的方向與原則。

³⁰ 祁氏子弟未完全謹守父親遺囑，移居寓山讀書務農，減免應酬，反而詩酒酬酢，涉及武裝抗清活動，可參見曹淑娟：〈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1-74。

³¹ [清]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群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戴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256。

魏畊原名璧，字楚白，又別名甦，號雪竇山人。國亡後結交當世豪俠，議論兵事，志圖大事。曾參與苕上起兵之役，事敗，亡走江湖。先與錢纘曾、陳三島交遊論詩，而後東遊紹興，因張近道、朱士稚而結交祁氏兄弟。³²據楊賓追記：

慈谿魏耕以詩名，於時爲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留之寓山，或經年不去。而先府君（楊越）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時，煌言與鄭成功雖自南都敗還，而桂王尚在滇。浙東名士，皆水田衣、荷葉巾，或氍帽，綴玉瓶，若密結於旁，曳朱履，競以氣節相尚，無所顧忌。³³

楊賓爲楊越之子，楊越（1622-1691）原名春華，與錢纘曾、陳三島、理孫兄弟等人交善，亦屬魏畊來越所形成的交遊集團中人，後來通海案發，楊越與班孫、李甲同徙寧古塔。二十年後楊賓親歷塞外，千里尋父，記錄見聞，撰成《柳邊紀略》，並撰述祁班孫、李甲、魏畊等人傳略，³⁴其說可與全祖望之描述並觀：

（祁氏）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爲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荐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³⁵

³² 魏畊有詩〈丙申夏以事之山陰客祁生班孫宅，其伯淨超毘耶居士後身也，他日邀余游密園宴飲因爲醉歌〉，〔明〕魏畊：《雪翁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93），卷 5，頁 14b-15a。案丙申爲順治十三年（1656），詩題所言「其伯淨超」蓋指季超祁駿佳，魏氏詩二度誤書「淨超」，可知其時與祁家伯姪尚屬初識。

³³ 〔清〕楊賓：〈祁奕喜李兼汝合傳〉，《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頁 26。

³⁴ 〔清〕楊賓：《柳邊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祁奕喜李兼汝合傳〉、〈魏雪竇傳〉等見《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 26-28、31-32。

³⁵ 〔清〕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 257。全氏另有〈雪竇山人墳版文〉、〈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等文載魏畊生平蹤跡頗詳，分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 174-179、1700-1702。

祁氏世居山陰梅墅，西郊外有祁彪佳開闢之寓山園林。入清後商景蘭母子仍居梅墅，商氏以詩領家，率領女媳與地域才女詩文唱和。³⁶理孫兄弟在父祖遺留的聲望與家業基礎上，與當時文士豪客來往酬酢，依然頗事繁華，寓山深邃繁密的園林景象也正好為其提供了交遊結客的理想場所。

環繞著魏畊、祁理孫、班孫，參與聯繫往來的志士群體多具地緣關係，余德余指出紹興籍人士可考者四十餘人。³⁷此外還召喚來異地的文友，朱彝尊（1629-1709）、屈大均（1630-1696）都曾在這段時期來訪山陰，與魏、祁諸人訂交。朱彝尊是浙江嘉興人，去紹興未遠，先與朱士稚相識，於順治十二年首次拜訪山陰祁氏兄弟，詩歌酬和，一見如故。順治十六年，數往梅市，與理孫兄弟過從甚密。屈大均自嶺南遠道訪朱，次年相約作山陰之遊，盤桓多時。二人既縱覽祁氏數代藏書，出遊山陰山水，暗中亦參與此一集團的抗清活動，共圖恢復明室。³⁸

這些文士的交遊活動中，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諸人今日傳世的詩作留存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訊息。首先，明代科舉不以詩賦取士，以科舉為主要取向的子弟養成教育不重視詩學，通常並不鼓勵子弟學詩。³⁹在易代的變局中，一旦決定不接受新朝，放棄仕進之路，原本致力攻讀的經傳之學與時文磨練乍然失去外在支撐力，詩歌的寫作結合不求世用的人生方向，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學習和演練空間，也強化了表述個人意志情感的深隱性質。祁理孫曾自言此一轉變：

³⁶ 商景蘭孀居後領導家族與地域才女詩文唱和，形成一女性文學集團，高彥頤認為它運轉在一個較家居社團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內，稱之為「社交性」社團。請參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章，頁239-245。

³⁷ 余德余：〈魏畊與清初江南“通海案”的反清據點——山陰祁氏寓園的關係〉，2008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報》網絡版：<http://www.hf.zscas.edu.cn/xb/news.asp?id=17190>，2008.08.18上網。

³⁸ 屈大均早歲既曾參與粵地武裝抗清活動，後來奔波南北，聯結志士，其以明遺民自居的身份抉擇十分明確，活動事蹟可參見歐初、王貴忱主編之《屈大均年譜》，《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附錄，頁1875-1890。至於朱彝尊晚年雖應清廷之博學鴻辭科，入直南書房，然謝正光、朱則杰等學者均已指出：朱氏順治年間往來山陰湖州，實與抗清戎務有關。參見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49。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胡梅梅：〈朱彝尊與清初“通海案”所涉人物交遊考〉，《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7年第11期，頁29-30。胡梅梅：《魏畊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³⁹ 參見連文萍：《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年）。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第10期（2014年10月），頁143-163。

余自沉埋八股自謂讀書事峻。迨申酉二歲疊遭君父大變，幾欲絕意典墳。偶見伯調先生苦雨一律，始知翰墨中樂地甚多，不覺神往色動。先生即誘余以詩學，率爾步韻，殊慚東鄰下里，然是為功首，故紀之以誌師德。⁴⁰

明亡之時，理孫方成年，此前生涯規劃大抵追隨父叔輩參加科考，追求功名，是以自云沉埋八股，以為讀書事峻。迨甲申、乙酉迭遭變故，認同父親遺命，毋動功名之想，理孫兄弟必須重新追尋人生的方向和價值所在，也要重新思索讀書或者書寫的意義。據理孫子昌徵所述：

初究心于經史經濟之學，既自廢，遂肆力于古文詩詞，旁及諸子百家之說。為文醇正典則，似唐宋大家；為詩藻麗沉奧，似李長吉，既又為閎肆卓勁之音，似杜少陵。詩文祇以自道其性情，不輕示人，輒自燒毀或棄之，晚年常自題銘旌曰：「居室六十餘年不剩分文貽後代，讀書百千萬卷並無點墨落人間。」蓋立意不欲留稿也。⁴¹

理孫詩作傳世者僅《寓山詩稿》、《藏書樓詩稿》小冊二種，為子孫默記檢集而成，共不足八十首。以其無意傳世，僅自道性情，數量雖不多，卻可訪見心事。「縱負終軍志，請纓已失時。」「最恨文章無好事，生涯今已屬吳鉤。」「荊棘滿胷思北闕，文章無路痛西園。」「沼吳誠有志，應向臥薪開。」⁴²縱使理孫個性較為厚實醇謹，不同於班孫之慷慨豪邁，然身歷家國變故，作為殉節明臣之後，既有繼承家聲的焦慮，更有天地傾危的感受，「思請纓」、「屬吳鉤」的心念自然見諸筆墨。同時詩集中也可見與劉子范、侯記源、鄭公子、王雙白等矢志復明的俠客型人物相交往，尤其與王雙白慷慨論交，既認同其南北奔走聯結志士的必要性：「一木支

⁴⁰ [清] 祁理孫：《寓山詩稿》（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清初東書堂抄本），頁 1a。

⁴¹ [清] 祁昌徵：《清故顯考前恩蔭中書科中書舍人孝友奕慶府君行畧》（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清初東書堂抄本），頁 6b。此份行略保留初稿與修訂字跡，本文所引乃據修訂稿，部分似仍在斟酌間者，則仍依原稿。

⁴² [清] 祁理孫：《寓山詩稿》、《藏書樓詩稿》，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俱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上引數段文字分見〈家聲〉，《寓山詩稿》，頁 1b；〈齋中即事和伯調先生韻〉，《寓山詩稿》，頁 3a；〈寓山即事〉，《寓山詩稿》，頁 1b；〈登龍山頂上〉其二，《藏書樓詩稿》，頁 9a。

大廈，立談見頽傾。王生懷此志，故欲羅俊英。白日冒風雨，良宵披月星。南胡與北越，延攬收其精。」更表達出了同聲共氣、超越死生的同志許諾：「因君擊筑許君死，宇內兒曹安足商。今日相逢樂誠樂，得交灌夫師田光。」⁴³餘如〈喜江陰王雙白過訪〉、〈鄭公子歌〉、〈擊筑行贈劉子范〉、〈嘉定侯記源過訪〉、〈贈嘉定侯記源〉等詩，每每援引張良募力士、荊軻、高漸離抗秦、勾踐十年生聚復國等典故，從孤涼沉哀中激盪起知其艱難猶為之的豪情。是以理孫詩稿雖不見與魏畊贈答之作，仍可推知魏畊作為山陰志士集團的豪客之一，理孫兄弟是共同歡迎納交的，只是各人自有習性，論交自有相契與否的差異。

慎謹的理孫詩作中都掩抑不住臥薪沼吳、請纓報國的心志，餘人不遑一一舉證。山陰的志士群體除張近道外，其餘往來之人多好詩，酒酣耳熱之際，談兵與論詩交互結合，有時模糊了言說與行動的界限：「酒酣耳熱，對生客大言，無少顧忌。暇則作為詩歌，大書屋壁，若釋子宮，指斥當路。又自占頭銜相標榜，或群聚而哭，駭其閭里。」⁴⁴詩歌因談兵而慷慨飛揚，談兵因詩歌的可操作性而真實起來，詩酒酬唱的熱情交疊著家國破碎的悲哀，激盪出一種狂放詭譎的氛圍。

其次，中國詩歌傳統自唐宋以降，應酬交誼主題即占有相當份量，越中諸子結客言兵，飲宴中兼呈酒色，不免有追尋感官逸樂，流於浮華輕薄的一面，時人已然側目，集團中人亦有不安。⁴⁵但今日檢視諸人傳世詩篇，表述朋友情義遠遠大於酒食美色的耽溺。與其說是刻意掩飾作態，毋寧說是諸人短於德性的自覺自制，卻長於感性的觸類聯想，並由此取得自我詮釋的合理性。如屈大均〈懷祁六〉：

賀監湖邊月，風流憶舞筵。星河花外轉，樓閣鏡中懸。

⁴³ 二段引文分見〈送王雙白東遊〉，《藏書樓詩稿》，頁 14a-15a；〈相逢行贈江陰王雙白〉，《藏書樓詩稿》，頁 12a-12b。

⁴⁴ 〔清〕楊賓：〈魏雪竇傳〉，《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 31。

⁴⁵ 如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魏畊）於酒色有沈癖，一日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為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 174-179。祁理孫亦曾向家人表達不安，其子回憶：「府君雖負重名，而有時代之感，深自斂飭也，一日忽謂不孝孤曰：『名者天之所忌，汝叔以布衣而傾天下士，名噪海內，賓歸如雲，吾懼其以名釀禍也。』」〔清〕祁昌徵：《清故顯考前恩蔭中書科中書舍人孝友奕慶府君行畧》，頁 3b。如前文所云，理孫亦結交豪客，不同者在心態與作為上的斂飭與浮躁。

長袖紛留客，清歌但采蓮。此時君見贈，西子沼吳篇。⁴⁶

風流舞筵、長袖清歌，是祁氏待客的實景，徵歌逐酒，頗事繁華，然而詩末輕巧一轉，美人歌舞連結上先秦歷史曾為越立下復國之功的西施，古今所用謀略不同，然卻有共同的目標，美人歌舞是外在的顯相，沼吳興越/抗清復明才是諸人懷抱的志意。於是，詩歌唱和不只是宴樂的裝點，而是對宴享聚會進行意義詮釋和相互提醒。進入此一對話語境中人，才能更相應地理解彼此的性格、言語和作為。試讀屈大均〈贈山陰祁七〉：

涼風吹竹篠，攜手澄湖濱。言持芙蓉花，插爾華陽巾。
我亦浣紗人，明粧照日親。何當上蘇臺？一笑傾吳君。
明月豈長滿？朱華不再春。徒懷陽阿曲，寂寞度芳辰。⁴⁷

全詩以浣紗人自擬，今日的明粧窈窕，是為他日「上蘇臺」、「傾吳君」作準備，外顯飛揚輕浮的舉動，實緣於歲月飄忽，唯恐春華不再，芳意何成。整首詩基本上是建立在前一首詩所謂「此時君見贈，西子沼吳篇」的詮釋架構上，再進一步著意發揮，建立詩與詩間的互文性，彼此酬唱投贈之間，既是現實世界中相互欣賞的主賓，同時也是文學世界中彼此相知相惜的知音。

又如朱彝尊固然有〈祁理孫席上口占〉如此小詩：「公子華筵醉幾迴，玉簫金管夜重催。他鄉信美不歸去，一飲須傾一百杯。」⁴⁸極寫華筵之樂，令人沉湎，同時更有〈梅市逢魏璧〉之類詩作寫歌舞酒席中的人情：

前年逢君射襄城，山樓置酒歡平生。淳于一石飲未醉，孟公四坐人皆驚。
今年逢君梅福市，潦倒粗疏已無比。寒暑推移六七年，眼前貧賤猶如此。
悲君失意成老翁，況復奔走隨西東，攬鏡不知頭盡白，逢人先說耳初聾。

⁴⁶ [清] 屈大均：〈懷祁六〉，《道援堂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刻本），卷6，頁594。

⁴⁷ [清] 屈大均：《屈翁山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李肇元等刻本），卷1，頁288。

⁴⁸ [清]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第81冊據涵芬樓景印清康熙原刊本重印），卷4，頁6a-6b。

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豈無上客朱與姜，齊向高堂飯雞黍。
哀絲急管何其多，酒酣坐起舞婆娑。魏生魏生奈爾何，百年彊半成蹉跎。
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徒悲歌。⁴⁹

此詩應作於順治十七年客山陰宋琬幕中，詩人以二次歌筵作為主要場景，追溯自己與魏畊的三次逢遇，勾勒出魏畊迥然相殊的形象轉變。最先是「寒暑推移六七年」前的首度相識，大約在順治十一年，魏畊參與茗上之役失敗，正落拓亡走江湖間。及至前年相逢於嘉興秀水縣的射襄城，魏畊已然結交錢纘曾、朱士稚、祁班孫等同志，重新建構起抗清的志士網絡，並且聯繫中的鄭成功、張煌言北伐在即，魏畊慷慨豪邁，意氣風發。然而順治十六年鄭、張聯軍終究以失敗收場，多年奔走的希望落空，魏畊在祁家的宴席上難掩潦倒粗疏、貧賤無成的疲態。詩末詩人一方面表達同理心，了解其半生成蹉跎的嘆息，一方面鼓舞其信心，表達深切的信賴。

他們結集在抗清復明的理想旗幟之下，同時有具體生活的相互陪伴參與，又有文學才情的相互激發欣賞，多層次的聯結增強了彼此的情誼。如屈大均與魏畊短期逢會即成一生知己，直至晚年仍再三追憶彼此友情：「慈谿魏子是鍾期，《大雅》遺音獨爾知。一自彈琴東市後，風流儒雅失吾師。」自註「雪竇山人畊也」，強調詩學上的相知。「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沒，三年不鼓琴。文章藏禹井，涕淚滿山陰。向夕聞悲策，魂應起壯心。」則於知音之外，兼寫壯志未酬的悲憾。「地下多吾友，皆為殤鬼雄。夜來夢雪竇，長嘯戰場中。」昔日未能建立復國之功，友朋相繼抱憾故去，屈大均長年奔走，亦抱此悲憾。夢境中長嘯戰場中的魏畊，作為最鮮明的代表，背後正投映著當年志氣相得的所有友朋們的精魂。⁵⁰

再次，另一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贈答酬酢詩篇沿承晚明結社尚友的風氣，除了個人間的投贈外，更多書寫社團群友共同參與的活動，從詩題到內文都反映出當時聲氣同求、群體交遊的盛況，隨意翻檢可得，如朱彝尊來遊山陰，有〈梅市飲祁四居士駿住宅，同徐十五、祁六分韻〉：「榻下同徐穉，林中對阮咸。」〈祁

⁴⁹ 同前註，卷4，頁13b。

⁵⁰ [清]屈大均著，趙福壇、伍錫強校點：《翁山詩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2冊，分見〈屢得友朋書札感賦〉，卷16，頁1349；〈春山草堂感懷〉，卷5，頁287；〈夢〉，卷14，頁1094。

六坐上逢沈五沈五配祁夫人湘君善詩)：「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障外更逢君。」〈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重憐舊日同遊少，腸斷空山聽曉猿。」及〈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遊〉、〈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屋〉、〈寓山訪友人〉等作，記及祁駿佳、班孫、沈萃祉、熊佳、誠孫、朱士稚、屈大均。⁵¹屈大均有〈將歸省母留別諸友人〉：「如何舍友朋？奮然思矯翼。四海皆兄弟，親兮難再得。循彼南陔間，相思何終極？」〈將歸東粵省母留別王二丈壘祁四丈駿佳〉：「只將一片蟠龍鏡，長挂君家十二樓。」及〈懷祁六〉、〈贈山陰祁七〉、〈別王二丈予安〉、〈梅市別祁四丈季超〉、〈客山陰贈二祁子〉等詩，在駿佳、熊佳、理孫、班孫、王予安外，更有親兮難再得的諸友人。⁵²魏畊多次往來山陰，留存與紹興諸子交遊之詩作尤多，〈寓山園亭〉云：「若非祁生為地主，何繇一踏蘋洲客。……是時老夫頗潦倒，喧呼起舞無所惜。座中張五建安豪，請我歌行書石壁。」應是初訪之作，班孫為地主，張杉為知音。〈紫芝軒對雨書懷示祁五〉：「曾齊物論妙，世喧頗脫落。明日飯僧去，更著阮公屨。請君愛沈冥，勿疑吾寥廓。」向理孫表白自己亦有沈著淡遠的一面。〈晚秋滯山陰與朱四祁六二生〉：「況泛濟時用，羨此山水遐。疏逢習鑿齒，風流得孟嘉。吾欲依二子，白雲以為家。」則直陳作長期依附的心念。〈憶別梅里祁六班孫諸昆季并示朱四用調〉：「去歲上剡縣，枉路過君門。吟諷遂情性，得與諸子親。牀下屐互著，檻前荷共薰。」則在奔走往來中追憶與山陰諸友親密交遊活動。另有〈山陰留別姜十七廷梧朱四用調祁五理孫六班孫八誠孫兄弟〉、〈同顧二有孝別祁六班孫〉、〈寓山精舍送王廷璧還毘陵〉等相關詩作甚多，除理孫、班孫、誠孫兄弟外，記及與張杉、姜廷梧、朱用調、顧有孝、王廷璧等人來往。⁵³

這些詩題中之祁四、祁五、祁六、祁七、祁八包括兩代排行。頻繁出現之祁五、祁六即是理孫、班孫，祁八指誠孫，為祁熊佳之子，與班孫同輩。而祁四居

⁵¹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諸詩多見於卷4、卷5，表現了年少時期較為真率激越的情懷。

⁵² [清]屈大均：《屈翁山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0影印清康熙李肇元等刻本），諸詩多集中見於卷1、卷2，故不一一標示頁碼。晚年追憶魏畊之作，則見於《翁山詩外》。屈氏生平詳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鄔慶時：《屈大均年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⁵³ [明]魏畊：《雪翁詩集》，前引詩分見卷5，頁12b-13a；卷2，頁9a；卷2，頁15a；卷3，頁16a-16b；卷9，頁3b；卷9，頁4b-5a；卷13，頁2b；卷9，頁4b-5a。其中「況泛濟時用」之「泛」疑為「乏」字。

士則指祁彪佳之兄駿佳，字季超，彪佳臨終遺言將班孫過繼予駿佳，期望血氣未定的班孫能接受四伯伯的教化；祁七則指彪佳從弟熊佳（1640 進士），字文載，崇禎庚辰進士，曾任福建南平知縣，是以稱明府。姜十七為姜廷梧（1627-1668）字桐音，配彪佳長女祁德淵；沈五為沈萃祉，字子合，配彪佳幼女祁德茵；朱四為朱用調（1632-1686），班孫之妻朱德蓉兄，配熊佳之女祁德芷；三子皆能詩。而祁家女媳亦皆能詩，祁德淵字弢英，有《靜好集》；祁德茵即湘君，有《寄雲草》；祁德瓊字修嫣，有《未焚集》，長媳張德蕙字楚纓，次媳朱德蓉字趙璧，亦皆有詩傳世，平素母女婆媳聯袂吟詠，與理孫兄弟之男性社交群平行交映。諸人籠罩祁家兩代伯叔姪婿女媳，展現了大家族同心協志的情感與雍容應世的氣度。

祁家親屬之外，徐十五指徐緘（?-1670），字伯調，同為山陰人，治學勤篤，兼通經史，祁彪佳使二子從之遊，易代前後陪伴理孫兄弟共同面對家國變局，與理孫情誼甚深。顧二為顧有孝（1619-1689），字茂倫，少負才任俠，游於陳子龍之門。子龍死國難，有孝亦謝諸生，隱居釣雪灘，選刻《唐詩英華》等，影響吳中詩風。⁵⁴張五指張杉（?-1681），字南士，山陰人，與兄弟張梯等以孝友仁義相尚，與祁理孫、李達、魏畊、楊遷、屈大均等人俱有往來。毛西河載入清後里中豪強侵占祁家寓山莊田，賴張梯挺身調理，始獲歸還；通海案起，張氏兄弟亦竭力奔走，經紀其事。⁵⁵朱廿二為朱士稚（1614-1660），字伯虎，又字朗詣，與張宗觀字朗屋，時人並稱「山陰二朗」，好義任俠，奔走各地聯絡志士，順治十七年傷懷病逝，次年葬於大禹陵西原，祁氏兄弟、朱彝尊、屈大均等文士送葬者近百人，朱彝尊與之交久情深，為撰墓表。王二丈壘即王予安，曾任職於袁崇煥幕中。順治十七年屈大均居越，王予安延為館師，並將保存多年的袁氏疏稿託付給同為粵人的屈大均，袁崇煥的抗清精神也增強了彼此的連結。⁵⁶

⁵⁴ [清]陳莫纓、丁元正修，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置於「隱逸」，卷33。小傳載及顧氏雖居陋巷蓬門，四方賓至無虛日，莫不傾身攬結，赴人之急，雖盡其財，瀕於難，不悔也。康熙中詔舉博學鴻詞，堅辭不就，可謂善始終者。

⁵⁵ [清]毛奇齡：〈張梯墓誌銘〉、〈山陰張南士墓誌銘〉，墓主分別為張梯、張杉兄弟，詳載其生平行事，《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1冊），卷91，頁8b-9a；卷140，頁16a。

⁵⁶ [清]屈大均：〈王予安先生哀辭〉，《翁山文鈔》（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0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10，頁14-15。

這些人名頻繁出現於各人題詠之中，彼此穿插交織，聯結成緊密交錯的人事關係網絡。寓山作為這一同志群體交遊聚會代表性的主要場所，一方面是留連詩酒讌樂的繁華之窟，同時也是結交遠近志士圖謀大事的據點。

只是，此一集團以思想、道義、文學和友誼作為凝聚力，沒有規章、綱領、紀律和組織的約束力，也因此容易遭受清廷鎮壓，在魏畊、祁班孫等人相繼受禍之後，隨即土崩瓦解。⁵⁷朱彝尊〈貞毅先生墓表〉歷數自己與朱士稚、魏畊、錢纘曾、陳三島、祁班孫定交，「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⁵⁸方諸人結義定交時，意氣何等風發。迨及順治十七年，鄭、張聯軍最終失敗，復明大勢已去，陳三島、朱士稚悲思抑鬱，相繼病逝，康熙元年魏畊、錢纘曾以通海案坐法，抗詞不屈被戮，祁班孫遠戍極邊，五人一一受禍，數歲之間零落殆盡，唯餘朱彝尊一人獲全：「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表述了深沉的哀痛。

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的工作，即是在前述的背景情境中進行。順治十二年後，經由朱士稚、陳三島等人的引介，魏畊與祁氏兄弟結交，其往來山陰時的主要安置之地由梅墅而後移至寓山。在交遊過程中，盡讀祁家數代藏書與著述，並與文士往來酬唱，詩日益工。⁵⁹理孫兄弟何時將彙整完成之《遠山堂詩集》抄本託交魏氏閱讀與較定，已無可考，或者編詩集、結詩社都是當時號召文士群聚往來的名目。唯在順治十二年至十六年間，魏畊奔走山陬海隅，聯絡各地志士，停駐山陰的時間可能較為分割片段，且其時張煌言、鄭成功海上勢力頗張，關於復明的期待可能超過詩集的編定。而且今日存見之《雪翁詩集》編定於順治十四年，詩集中存有大量與祁氏家族酬和詩作，卻未嘗言及《遠山堂詩集》，則其較定工作應在此年之後。

順治十六年五月鄭成功自廈門、泉州起兵，張煌言會師北行，驅入長江口；六月破鎮江；七月圍南京。張煌言溯江而上，克蕪湖，取徽寧，連下三十餘州縣，

⁵⁷ 余德余：〈魏畊與清初江南“通海案”的反清據點——山陰祁氏寓園的關係〉。

⁵⁸ 〔清〕朱彝尊：〈貞毅先生墓表〉，《曝書亭集》，卷 72，頁 2a-3a。文中避去魏畊、錢纘曾姓名，但稱「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

⁵⁹ 〔清〕全祖望言其「與祁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雪竇山人墳版文〉，《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 174-179。案祁家除祁承燦淡生堂藏書外，祁彪佳寓山有八求樓藏書，祁理孫亦留意蒐書藏書東樓，魏畊常居寓山，並有〈題祁五弟理孫藏書東樓〉詩，魏畊實得縱覽祁氏三代藏書。

全國震動。鄭成功卻於十月兵敗還軍廈門，張煌言孤軍無援，敗走浙東。那一年，懷抱復明者的心境想必跌宕起伏，百味雜陳。十七年春清廷嚴禁士子結社訂盟，⁶⁰魏畊再至山陰，館於祁家，⁶¹或許《遠山堂詩集》之較定反而得以在較平靜而落寞的生活中進行。朱彝尊與屈大均也相約前來山陰，朱客浙江甯紹台道宋琬幕中，屈則受王予安聘為館師，三人有較長時間出入祁家，盤桓寓山，讀書論詩，相互安慰與鼓舞。次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昆明，南明永曆政權滅亡，朱彝尊赴杭，屈大均返粵。隨後因人告密，魏耕、錢纘曾、祁班孫等因通海被捕。諸人在寓山編織的一場復明之夢正式宣告破碎，華麗張揚的歌聲舞態消散了，只留下未被刪盡的酬唱詩篇，以及一部標記著「魏畊曾經在此」的《遠山堂詩集》。

四、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評議（一）——體類與題材

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的工作告一段落，祁氏兄弟當年或許有傳抄刊印的規劃，似未及實現，今日未見獨立抄寫或刊印的記載與傳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成為祁彪佳詩歌彙集與魏畊較定手稿的雙重孤本。魏畊的濃墨批改固然造成祁氏原作的閱讀障礙，不過，緣於尚未另行抄刻，魏畊較定過程中的種種標記與文字獲得完整保留，與祁彪佳原作並置，反而提供了較豐富的訊息，有助於觀察二者間的關係。

上文由今存魏畊經手較定之《遠山堂詩集》抄本具體統計，詩題上有評比記號之 150 首加上詩題無評比記號而有「句讀圈點」之 6 首，所得聯集 156 首詩作為魏畊選編之最大範疇。他所謂「共集一百三十六首」即在其中，大抵與《詩集》中獲得雙圈與單圈評比之總數 137 首相當。下文將聚焦於此 137 首詩作，從體類、題材與文辭修訂等層面進行觀察，並嘗試評議其原由得失。

⁶⁰ 順治十七年（1660 年）春給事中楊雍建上書：「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都有；而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杭嘉湖尤甚。其始由於好名，因之植黨。」清廷下令嚴禁士子結社訂盟，明清之際盛行之黨社運動頓受扼抑。

⁶¹ 〔清〕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言延平軍降卒孔孟文告密，「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纘曾俱不屈以死。」〈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有較詳細的描述：「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為衛，問道浮海，卒為蹤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二文亦俱見於〔清〕魏畊：《雪翁詩集》，卷 17「附錄下」，頁 2b-4b、5a-7b。

(一) 魏畊評選《遠山堂詩集》詩作體類之取舍傾向

首先論其詩歌體類評選傾向。《遠山堂詩集》中，魏畊於詩題上標記單圈者 109 首，雙圈者 28 首，合計 137 首，約為全集四分之一。其中雙圈者多伴隨密集之佳句圈點，是他評選後最為推薦的佳作，略多於全集的二十分之一。在體類的分布上，以數量觀察，五律 15 首最多，其次分別為五古 5 首、七律 5 首、七古 2 首、五絕 1 首。彪佳喜作五律，《遠山堂詩集》五律總量原就居各體之冠，獲得肯定數多，屬合理結果。若以入選比例觀察，則會發現較有趣的現象，《詩集》中五律 159 首，雙圈 15 首，比例為 9.4%；而五古 40 首，雙圈 5 首，比例為 12.5%；七古 28 首，雙圈 2 首，比例為 7.1%；五絕 23 首，雙圈 1 首，比例為 4.3%；七律 122 首，雙圈 5 首，比例為 4%；七絕 117 首，無一雙圈。其中五古所占比例最高，七古亦不低，可看出魏畊除肯定彪佳之五律外，對其五古、七古作品特別留意。

若就最後選定之 137 首作品而言，各體入選數與《詩集》中總數比例如下：

四古 3/3=100%	五古 15/40=37.5%	七古 4/28=14.2%
五律 47/159=29.5%	七律 19/122=15.6%	
五排 4/11=36.3%	七排 2/2=100%	
五絕 5/23=21.7%	六絕 0/2=0%	七絕 38/117=32.5%

六絕無入選者，四古與七排全數選出，其他入選比例由高至低依次為五古、五排、七絕、五律、五絕、七律、七古。

綜合前二項數據觀察，除六絕外，⁶²《詩集》中各體類皆有入選者，四古與七排雖寫作數量甚少，魏氏全數選出，使選集能兼備各體。五律、七律與七絕為彪佳喜愛之表現形式，創作數量較夥，是以入選之數亦較多；然若就比例上看，則五古在評選中異軍突出，獲雙圈肯定與入選比例皆占前茅。反映魏氏能留意發掘祁彪佳之古體成績，或許因其擅長古體而別具隻眼。⁶³

⁶²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原件，六絕誤置於七絕頁 1、2 之間，只有二首，篇幅短小，易受忽視。

⁶³ 魏畊自身擅長古體，《雪翁詩集》中五古、七古所占篇幅最巨，亦為後人評論焦點。如朱伯彪云：「楚白五古初摹漢魏，至其得手則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間。」孫德祖；〈息賢堂詩集跋〉：「全氏稱其詩酷嗜李白，今觀其古體諸作，近供奉者十得五六，近體未必

(二) 魏畊評選《遠山堂詩集》詩作題材之取捨傾向

1. 重視書寫政治性人事事件之詩篇

觀察魏畊圈選詩歌之題材表現，首先值得留意者，在所選百餘首詩作中，與政治性人事事件有關者近四十首，超過四分之一，幾乎網羅了《詩集》中大部分相近題材的詩作。它們大多屬於彪佳早期作品，魏畊不吝給予肯定，多首判為雙圈上選之作。如〈皇極殿遣輔臣行邊〉（五言排律，頁 1a）、〈孫內閣行邊志喜〉（五言排律，頁 1a-1b）、〈大中丞少塘馮公龍源鍾公同日榮任志賀〉（五律，頁 1a）三首皆有小註註明館試與觀政試題，⁶⁴為天啟二年（1622）彪佳春試中式後，留都參與館試與觀政所作，乃命題賦詩，不免生澀。〈擬送蔡五岳〉（七律，頁 4b）若就事件發生時日而言，蔡善繼知泉州府在萬曆四十三年，彪佳當時年僅十三、四，並未參與送別，詩作可能也是春試之後擬習所為，總是少年時作。〈擬送陳四游賚詔南直江西〉（七律，頁 4b-5a）為天啟三年（1623）間事，十月二十日皇次子朱慈煇誕生，閏十月熹宗以皇子誕生詔告天下，加恩大赦，並遣賚詔官赴各王府及行省州府宣告，陳一元為賚詔官之一，赴南直隸、江西省宣讀詔令。皇子誕育為當時家國喜慶，彪佳正入京謁選，適逢其事，遂有此作，不離歌頌聖王、稱美使臣之意。

至於〈賀彭讓木考績〉（七言排律，頁 1a）作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賀會稽縣令彭讓木考滿奏最，當年彪佳居鄉新婚，尚未進入仕途。〈贈謝九如二守〉（七言排律，頁 1b）應作於天啟七年（1627）在閩時期，彪佳理莆時與謝九如有數封書信往來。〈奉送邑令陳公入覲〉（七言律，頁 11b-12a）應是崇禎二年送會稽令陳國器任滿考績，當時彪佳家居守喪。〈賦贈林慎日巖臺〉（五言排律，頁 2a-2b）記載於《歸南快錄》崇禎八年（1635）九月初五，「作五言排律十六韻，贈林慎日公祖，燈下詩成。」⁶⁵林慎日即林銘几。〈送邑令張撤藩陞任南儀曹〉（五

一律也。」分見《雪翁詩集》卷 16「附錄上」，頁 1a；卷 17「附錄下」，頁 8b-9a。

⁶⁴ 《遠山堂詩集》中〈皇極殿遣輔臣行邊〉下註「館試」（五言排律，頁 1a），〈孫內閣行邊志喜〉下註「觀政試題」（五言排律，頁 1a-1b），〈大中丞少塘馮公龍源鍾公同日榮任志賀〉原無小註（五律，頁 1a），然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祁彪佳手訂本《遠山堂詩集》本詩下註「觀政試題」，茲據補上。

⁶⁵ [明]祁彪佳：《歸南快錄》，《祁忠敏公日記》，收入《祁彪佳文稿》，頁 1027；張天杰點校：《祁彪佳日記》，頁 173。

言排律，頁 3b-4a）見載於《林居適筆》，崇禎九年（1636）七月二十六日「晚得張撤藩父母書言別」，次日「至山，作五言排律十餘韻餞張父母」。⁶⁶張撤藩即張夬，崇禎八年由諸暨令轉會稽令，九年陞南京禮部郎官。諸詩多屬政治應酬詩篇，雖有具體人名，然只有少數為有真實了解交誼的師友，其餘運用典故，屬綴儷語，用以頌功紀德。而且其中偏多早期之作，彪佳縱使早慧，也止於文筆平穩，辭藻華麗。魏畊對於這批詩作的偏好，或者結合著他與班孫兄弟、朱士稚、屈大均、朱彝尊等人的酬唱贈詩經驗，是以特別珍惜人事題材；或者也結合著他的故國情懷，祁氏華美典雅的文字，提供了遺民想像亡國前神君良臣協力熙洽的憑藉。

在這類作品中，較能訪尋彪佳真切情懷者為以下四組作品：（1）〈望前一日瀛州道中遇雪，是日為萬壽聖誕，時家嚴以樞曹在朝班〉二首（七律，頁 5a-5b），作於天啟三年（1623）十一月十四日，彪佳去歲得雋，是年入京候銓，返程行經河間遇雪，正逢熹宗生辰，遂由家國角度詮釋雪的祥瑞意涵，「君臨日月開皇極，親傍風雲接紫霄。瑞合玉麟歌壽域，登封書擬上神堯。」祁氏父子願陳力就列，致君堯舜上，瑞雪隱喻著朝政正向的發展。（2）〈恭謁裕陵同吳長組賦〉二首（五律，頁 20a）為崇禎五年（1632）九月初六、初七日，彪佳與吳儉育、賈道乾等人謁定陵、長陵、裕陵、慶陵，「霜高龍馬出，夕照鹿麋還。不盡小臣意，千峰在望間。」抒發服闋重返政壇的肅穆赤誠。（3）〈遼警三十詠〉系列（七言絕句，頁 3a-9a），則為天啟二年（1622）會試中式留京，有感東北局勢，遂追記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至天啟二年（壬戌，1622）期間遼東明軍與後金間之戰事，其中多有史實依據，於記錄人事之外，時見議論。三十首大抵以時間為序，自成首尾，為具結構性之聯章詩。魏畊圈選其中十餘首，雖不完整，然亦有見於彪佳對東北形勢的關懷與見地。（4）至於〈罷官〉系列（五言律，頁 20a-23a），則為崇禎八年彪佳告假返鄉途中之作，「非因明主棄，為繫老親思」、「挽車妻伴好，却鮓母言存」、「久愧風塵客，栖栖每問津」、「坐卧惟青簡，持携止白雲」等抒寫返鄉奉母、親人團圓、遠俗退藏、親近山水等心情，也追憶父親曾有的經歷：「吾父遭時忌，當年亦罷官」。此組詩作為彪佳改變人生方向的解說，具有重要意義，魏畊十五首選六，亦能呈現出處之際的考量。

2. 觀看紀行詩的視野及其侷限

⁶⁶ [明] 祁彪佳：《林居適筆》，《祁彪佳文稿》，頁 1057；張天杰點校：《祁彪佳日記》，頁 226。

彪佳一生往返紹興、北京多次，其中兩趟行程於《遠山堂詩集》中留存豐富紀行之作：一為天啟三年（1623）在進士得第次年北行，水行、陸路交替；一為崇禎四年（1631）父喪期滿，在友人陪伴下走運河水路，走運河水路晉京。兩趟行程所經節候、旅途有別，所見景象與情懷牽動亦有差異。魏畊似對前一行程詩作特別相契，五律之〈望楊子江〉、〈晚行六合道中〉、〈滕縣道中〉、〈兗東道中〉、〈阜城道中懷陸幼輿〉、〈鄭州道中喜遇吳澹生〉、〈宿任丘僧舍〉、〈次新嘉驛舊題詩句猶在壁間復賦一律〉、〈兗東道中逢初度〉、〈盱昭道中〉（以上諸詩見五律，頁 2b-5a），七絕之〈過桃山岳廟〉二首（七絕，頁 9a），都獲得青睞，其中並有五首得到雙圈肯定。此行出發在初秋，行程延續入冬，且渡江後以陸行為主，難免跋涉風塵之苦，沿途所見秋冬景象亦容易觸動情懷，〈晚行六合道中〉：「蒨紅鷹擊疾，蘆白鴈啣長。鑑曲故鄉遠，蒹葭水一方。」〈兗東道中〉：「語喧知市近，山淡識途遙。」〈盱昭道中〉：「山迴猶趁月，水冷月依雲。」〈阜城道中懷陸幼輿〉：「立盡斜陽裏，長天過斷鴻。」〈宿任丘僧舍〉：「遠道誰堪語，家書燈下封。」〈兗東道中逢初度〉：「夜深愁燭短，曉促怪鷄遲。丘壑雖知戀，驅馳未敢辭。」等詩句密密圈點，都透露魏畊對此系詩作的喜愛，或者說對此等詩句特別默會深契，閱覽之際，自己多年來僕僕風塵的人生經驗，想必提供了解讀詩句的先在視野。

相較之下，彪佳崇禎四年服闋北行，走大運河路線，出發於五月中旬，自杭州經嘉興、蘇州、常州、潤州、淮陰、徐州，渡淮水、黃河，經濟寧、聊城，七月下旬即抵京師，途程較為平暢，與友人讀書唱和，沿途題詠寄懷，⁶⁷詩作十分豐富，然較不得魏畊青睞。《遠山堂詩集》中有嘉興烟雨樓、蘇州虎丘、高郵露肋祠、淮陰漂母祠、古城三義廟、濟寧太白樓等名勝古蹟題詠，亦有〈初秋新月〉（五言律，頁 12b）、〈七夕雨〉（七律，頁 16b-17a）等詩寫客途細潤的情感，此外更有〈淮上〉六首（五律，頁 9b-10b）、〈黃河〉十首（五律，頁 10b-12b）、〈十舟詩〉十八首（五律，頁 14a-18a）、〈舟中詠懷〉十首（七律，頁 17a-20b）等組詩。魏畊對於名勝古蹟題詠，只取〈重上虎丘得遊字〉（五律，頁 9a）、〈坐千人石聞童子清歌有客倚洞簫和之〉（五律，頁 9a）、〈雨泊潤州〉（五律，頁

⁶⁷ [明]王思任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初東書堂烏絲欄稿本）記載此段行程：「舟中讀《通鑑》及古今名臣奏議，遇古蹟多題詠寄懷。」

9a-9b)，江河詠寫組詩只取〈淮上〉其五、〈黃河〉其二、其六、〈十舟詩-舟月〉其二。兩群詩作各予一首雙圈，所圈點佳句亦有限，如〈重上虎丘得遊字〉：「遠磬僧如影，殘陽客倚樓。」〈坐千人石聞童子清歌有客倚洞簫和之〉：「微風來木末，清籟發林邊。」「樣巧疑吹影，聲流易起憐。」〈雨泊潤州〉：「夜靜鼉磯浪，江浮鐵甕城。」〈黃河〉其二：「黃沙虛斷梗，白浪打空城。寄語橫江吏，風波不可行。」主要呈現的仍是寫景工整、以景引情的特色，與前一系列無大差別。至於〈初秋新月〉亦屬舟行途中之作，〈其一〉得到魏畊雙圈評賞，並作修訂，然經其改動，已由運河舟行的情境中獨立出來，失去了舟行系列組詩的性質。其改寫手法，下文將再論及。

其實，彪佳此行較為平暢而有餘暇，且人事閱歷豐富，曾任閩中司理，復經父喪之慟，這些經驗彼此交疊，使得此行詩作無論在形式或內容都更為豐富多元，古蹟題詠中的人事議論，如〈漂母祠〉：「三齊自縮假王印，龍準不識淮陰信，面可封侯背可王，豈及沙頭雙眼俊。」（七古，頁 5a）〈古城三義廟〉：「疲驢狹路拜荒祠，牧豎爭前說舊時。向在潤州城下過，問人不識紫髯兒。」（七絕，頁 13b-15a）江河書寫中的民生關懷，如〈淮上〉其三：「十圍數株樹，五里一茅椽。漕粟催飛輓，民窮孰與憐。」〈黃河〉其八：「年來民力盡，況復水災遄。漁網輸官稅，楊枝納課錢。」觸及歷史興衰、功業評價、政府稅制、民生境況，都是前度北行未及的內容，而為魏畊所忽略。

3. 忽略祁彪佳生命最後十年投注造園活動的心意

祁彪佳崇禎八年告歸，奉母養疾，未久即有結廬寓山的想法，寓山位於山陰西郊，是年秋冬每與兄弟季超、止祥，友人鄭九華、陳自譽放舟寓山，畫卜築之規制，從此開啟了整治的過程。經過幾期密集的新景建設工程以及舊景的變更維護，寓山成為一座具有七十餘分景的美麗園林，並時常開放作為越人踏青郊遊的勝地。祁彪佳建設寓山，持續至沉水前夕猶未停歇，不只為追求繁複的園林景象結構，同時視之為自我與自然山川的對話與互動，並對此一卜築的行為保持省視反顧的自覺。他自幼親熟書籍文字，本其對語言文字的信賴，關於寓山的癡情、建設行動、居遊審美，乃至省顧檢討，往往見於日記、書信與詩文。

《遠山堂詩集》中亦保存了許多與寓山有關的詩作，可大別為三群：一為書寫開闢過程中的體認，包括造園藝術原理的心得、人與園林、山水與園林關係的思考等，為瞭解祁氏園林觀念與活動的重要文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丙子夏予卜築寓山，何芝田投詩見贈，時芝田亦開果園，率爾奉答〉（五古，頁 14a-14b）、

〈予初開寓山便聞橫山草堂之勝，神往久之。己卯冬月始獲登覽，與主人邦玉各述開山緣起，詩以紀之〉（五古，頁 20b-21b）、〈卜築寓山〉二首等，標舉「我」的主體性的參與，去感通山川林壑自存之道，通過敬慎的開闢工夫去幫助造化彰顯其自己，充分呈現其儒家性格。⁶⁸二為專就寓山建設所成就的各處分景進行景象詠寫，說明規劃動機或審美意趣。此系詩作由彪佳與家鄉文友共同參與之楓社社集詩開啟，約定以五言體詠寫陸續開發之分景，隨著景象結構日益繁複，當地乃至他鄉文友加入吟詠者日多，後來經過評選，選出 127 人之 282 首詩分繫於彪佳為四十九景所撰記文之後，編成《寓山注》，最遲於崇禎十二年刊刻。⁶⁹今存《寓山注》中署名彪佳之詩四首：〈酣漱廊〉、〈蘧亭〉、〈豐庄〉、〈宛轉環〉，而《遠山堂詩集》中除四詩外，另收錄有〈通霞臺〉、〈四負堂〉、〈讓鷗池〉、〈寓山草堂〉、〈茶塢〉（以上諸詩俱見五律，頁 27a-28b）五首，同置於五言律。這兩群詩作並未得到魏畊重視，只有〈卜築寓山〉二首得到斷句圈點，而無佳句肯定，題上誌以一個虛圈，其餘則完全沒有留下任何閱讀後的痕跡，可以說完全忽略祁彪佳生命最後十年投注造園活動的心意。

《遠山堂詩集》中第三群與寓山有關的作品為居遊生活詩篇，往往伴隨人事往來活動，反映了彪佳的社交生活，它們有七首獲得魏畊注目：〈秋夜同陳自譽坐月寓園遠閣〉、〈兩坐寓園喜友人過訪踵韻〉（五律，頁 25b）、〈春日山居喜柯覲仲過訪〉（七律，頁 26b-27a）、〈冬日同吳秋圃遠閣待雪得開字〉其一（七律，頁 29b-30a）、〈中秋小集寓山送鄭季公歸閩〉二首（五律，頁 31b-32a）、〈遠閣晚霽〉其五（五絕，頁 3b），其中有二首獲得雙圈肯定。這些作品全都作於與友人聚會交流而非獨處的情境，來訪的友人有陳自譽、董天孫、柯覲仲、吳秋圃、鄭季公以及詩僧三宜。這些詩作的視野不再聚焦於寓山內部園景或興造意義，只是作為行處安居之地，詠寫山川節候的晴雨變化，以及春秋輪代中的人事感懷。詩中為魏畊圈選之佳句如「徘徊不能寐，懽極生百憂」、「佳客如懷月，玄談欲問天」、「論文李署當疇夜，聽雨茅齋又此時」、「為憐今夜月，偏近故山秋」、「授衣予有愧，白露滿江州」、「君今志霄漢，予欲老林泉」等，打動他的，並非祁彪佳興造寓山的理念與深情，而是應對人事的往來情懷。

⁶⁸ 參見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收入《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頁 373-420。

⁶⁹ 參見曹淑娟：〈《寓山志》的編撰過程及其分集聯立結構〉，《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 93-151。

前文已探討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的時空情境，寓山詩群只有少數書寫人事之作獲得垂青是可以理解的。試思魏畊一生貧困，家鄉讀書之地「息賢堂」幾度易主，他只能束手嘆息。易代之後，魏氏參與抗清活動，奔走路途，其所歷情境迥異於晚明，個人情性亦有別於彪佳，所以出入寓山，雖知為彪佳所開闢，然於彪佳傾盡心力於造園活動，恐怕無法理解與認同。試觀其〈寓山園亭〉詩，所云：「是時老夫頗潦倒，喧呼起舞無所惜。座中張五建安豪，請我歌行書石壁。停毫卻憶梅子真，藏名此地幾千春，年來更憶祁忠敏，重為翦闢編荊榛。倚徙試待鑑湖月，還與汝曹飲數巡。」⁷⁰詩歌重心並非園亭景象特質，而是園亭中現前進行的人事活動，包括班孫兄弟的歌舞飲宴招待，以及與越地文士結集抗清的熱切友誼。

4. 留意欣賞《詩集》中原屬少數的言情旖旎之作

縱觀《遠山堂詩集》，彪佳言情旖旎之作不多，卻一一為魏畊所發現圈選，亦為有趣的現象，如〈燕燕於飛篇賀金楚畹新婚〉、〈明珠篇〉、〈月下簫聲〉皆進入雙圈上選之列。金楚畹即金蘭，亦山陰人，與彪佳少年同學，同為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燕燕於飛篇〉賀其新婚，辭語婉麗，意象繁艷，卻又輕俏靈活，富動態美感，詩末收以「燕子飛，燕子飛，雙翻紅雨穿綉幃。夜看三星傾巫峽，珠簾猶帶月明暉。」清新不俗，實為佳作。〈明珠篇〉在〈別兄弟〉詩後，應是彪佳崇禎四年（1631）秋北行入京寄內之作，明珠既為持贈之物，又喻相思之情與淚，詩中「月明滄海夜，鮫人泣欲枯。似子別時淚，滴滴在羅襦。似吾別時心，滾滾在征途」云云，魏畊密加圈點，並改易局部文字。〈月下簫聲〉云：「愁絕玉關度，楊花又一年。不如移去聽，二十四橋邊。」約作於天啟二年暮春，當年春試中式，留京參與館選，此詩應是寄內之作，商景蘭詩集中今存同題詩作。另〈芝城道中寄內〉：「初別卿時暑未收，西風一葉又清秋。莫看明月驚烏鵲，夜夜須添衾與裯。」時為天啟七年（1027）初秋，「芝城」指福建南平之建甌小城，位於閩江上游，詩中言別來自夏徂秋，西風添涼，叮嚀珍重，亦見相思真情。至於〈擬古艷詩五首〉中之一、三、四、五，〈阮溪舟中徵於越韻事擬營妓劉采春贈元微之一絕〉等詩，亦皆在圈選之列，則不免是魏氏對於此一題材的偏愛，不忍捨去彪佳稍涉綺思之作。

⁷⁰ [明]魏畊：《雪翁詩集》，卷5，頁12b-13a。

五、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評議（二）——文辭修訂與增補

除了句讀圈點、佳句圈點、及全詩評比之外，魏畊對《遠山堂詩集》更進行刪削與修改，侵入性地改變了祁氏詩作的原貌，使用的手法不是眉批旁注提出建議，而是直接以濃墨刪圈塗改，致使原作難以辨識，成為一種外加的破壞，從而提出自己的新辭彙、新詩句，在破壞的基址上重構詩語、詩意，乃至詩境。筆者在極力復原祁氏原作與辨識魏畊刪改字跡之後，因而得以縱觀魏畊刪改的現象，嘗試綜合論析其刪改手法，進而評議其得失。

（一）刪節詩題或詩作

魏畊修改《遠山堂詩集》最簡單的手法是進行刪節，在詩題部分，往往有更簡潔的效果，如〈暮春舟中大集即景分韻〉刪去「即景分韻」四字（七律，頁 13b）；〈董山人過訪密園拈韻各賦〉刪去「拈韻各賦」四字（五絕，頁 1a）；〈初夏偕鄭季公僧無迹及兄季超弟文載同宿化鹿山房限韻〉刪去詩題「僧無迹」、「限韻」五字（五言古，頁 5a）等，分韻、拈韻、限韻對創作當時具有規範作用，但對閱讀而言影響不大，刪去後詩題更簡明。〈遼警三十詠〉系列（七絕，頁 3a-9a），彪佳分別使用上平、下平韻部，各不重複，三十詠用三十韻，是以各詩題下有小字標記所用韻。魏畊圈點其中十六首詩作，將各詩題下「二冬」、「三江」、「四支」等用韻說明全數刪去，蓋選刊後已非完整，用韻說明意義不顯，劃去影響不大。至如〈薄寒初換，微雨乍霽，偕社中諸子放舟鑑湖，探蘭蕩之勝，是為萍社之四集。時舟中酒甕傾倒，亟呼酪奴解渴。於其歸也，各賦近體一章。翁艾詩不成，罰依金谷例，無酒以水沃之，滿腹而止〉是《遠山堂詩集》中少數長題之一，彪佳此類長題多用以描述寫作當時情境，此詩為崇禎四年（1631）春夏之交與文友兄弟出遊，詩題刻意描寫幾處細節，嬉笑歡樂之情態是彪佳較少流露的面向。經魏畊大幅刪節為〈初夏雨霽偕社中諸子放舟鑑湖作〉（七言律，頁 13a-13b），簡潔明快，足以呼應內文，然詩題中即景速寫的趣味也一併刪去了。

在詩作內文部分，有時只單純刪去部分詩句，有時會結合局部改寫。前者如〈贈戴母貞節〉（五古，頁 1），全詩以十六句古體歌詠女性之貞節：

天地鍾正氣，乃生完節身。誰謂閨壺秀，偏遜鬚眉人。
烈哉戴氏母，堅貞歷艱辛。盟筠而汎栢，皓首暨青春。

堂前有玉樹，蠹絕無纖塵。貞心照千古，冰玉為精神。
蘭水清且冽，壺山峻且嶙，以之壽戴母，福澤綿無垠。

魏氏刪去「誰謂」、「盟筠」、「貞心」三聯，只保留十句，理由不明。此類頌德之作較難自出新意，詩中雖多沿用傳統意象，然而盟筠汎栢、貞心冰玉等仍有助於鋪陳戴母堅持貞節的過程，刪節後相對較為瘦硬。後者如〈明珠篇〉（五古，頁8），約作於崇禎四年秋間初抵京師，書寫分離狀態下的兒女深情：

千里緘尺素，贈子雙明珠。明珠非易得，市之碧眼胡。
月明滄海夜，鮫人泣欲枯。似子別時淚，滴滴在羅襦。
似吾別時心，滾滾在征途。雙珠簪子鬢，光輝照流蘇。
雙珠繫子臂，宛轉耀毼毼。結作同心帶，良夜永歡娛。

祁彪佳與夫人商景蘭情感燕婉，天啟間就任閩中即偕同赴任，後返鄉守禮相依數年，此度入京，彪佳獨行，次年二月商景蘭始抵京團聚。詩中「子」與「吾」身份分明，「子」為閩中女子，是以別淚滴於紅襦，亦是受贈者，是以雙珠簪鬢光照流蘇。「吾」為贈珠者，亦是遠行遊子，是以離別之心猶如征途車輪與塵土滾轉。魏畊的改動最醒目處在刪去「雙珠簪子鬢，光輝照流蘇」兩句，並更動約十字，全詩改作：

千里緘尺素，贈君雙明珠。明珠非易得，市之碧眼胡。
月明滄海夜，鮫人泣欲枯。似予別時淚，滴滴紅羅襦。
似吾別時心，濯濯秋冰壺。持以繫君臂，宛轉耀毼毼。
結作同心帶，庶幾永歡娛。

仔細推敲，將能發現改動的關鍵在於人稱身份的調換，贈珠者變成女子，原詩中的「子」與「吾」身份對調了，女子是「予」是「吾」，對方是「君」，是以「似子別時淚」之「子」改「予」；「雙珠繫子臂」之「子」改「君」；「似吾別時心」之「吾」既指女子，則下文不宜接「征途」，故改「秋冰壺」；至於原詩之「雙珠簪子鬢，光輝照流蘇」改「予」改「君」皆不宜，只好刪去。魏畊閱讀《遠山堂詩集》之時，恐怕未能讀出〈明珠篇〉中彪佳以男性立場抒發的夫婦深情，而是

視為一般兒女言情，進而選用女性口吻加以改寫。

（二）修訂文辭

魏畊修訂《遠山堂詩集》之作，最基本的手法是進行文辭的修改。因為並非己作，他通常從上下文中揣想彪佳作意，結合自己的詩思、詩興，原作與改作並陳，有時意思相去不遠，有時則有變化。如崇禎九年（1636）二月三十日步經田畔，作〈寒食〉二首，其一第三句「提壺向村畔」流於口語，魏氏改作「眷言向隴畝」（五古，頁 11a），與上下文較和諧。其後三月三日出遊作〈上巳泛舟鑑湖步月鷺聖山埠〉（五古，頁 11），以五言古體描述泛舟所見郊野景色，其中寫景之句「眾山弄遠色，一水淨微痕。」魏畊改作「眾巘弄遙色，一水似湘沅」，使「眾巘」與「一水」皆作仄聲，加強古體聲音效果，「湘沅」下文未作承接，在詩意上並無新拓。崇禎四年（1631）服闋，彪佳北行前先與友人展開蘭亭之遊，姚兆汝為邀約友人之一，〈邀姚兆汝于鳳石湖同遊蘭亭〉詩頷頸二聯原作「靜肅雲泉氣，虛通鷗鷺心。清高非忤俗，登眺自知音」，魏氏改作「草木雲泉氣，沙洲鷗鷺心。蕩舟聊發興，祓禊待知音」（五律，頁 18b-19a）。原作以「靜肅」、「虛通」描狀所體察自然萬物的境界，略雜玄言，向個性較為清介之對方表達相知、相邀之意，表達方式較矜持隱晦。魏作改作「草木」、「沙洲」就眼前景物落筆，較直接輕快表達視為知音邀請同行的誠意。崇禎十四年（1641）中秋送別友人〈中秋小集寓山送鄭季公歸閩〉其二末聯「清光如有意，不復照離筵」，魏畊改作「月華如有意，故故照離筵」，字面意義不同，但化用東坡詞「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亦見趣味。

魏畊進行修改，斟酌用字遣詞，頗見用心，試讀天啟六年（1626）秋日，彪佳遊武夷，〈宿崇安彭本之文學山房因題以贈〉其二（五律，頁 5a-5b）之頷、頸二聯：「戶開雲入幌，簾靜鳥窺人。雛菊猶驚露，寒花似帶春。」極寫山房之幽靜，與煙雲相接，花鳥相親。魏畊既作佳句圈點，對「雛菊」二句亦嘗試進行修訂，而留下反覆塗改的痕跡。依稀可以辨識出：「雛」字先後改作「嫩」、「細」、「殘」，皆圈去，最後作「細」。此處可平可仄，「細」字寫菊頗為尖新，然「雛」字似更貼合「驚露」的怯弱之感。第六句「寒」字「似」字亦皆被圈去改作他字，然又將改字圈去，已不可辨，最後重新改回原字。是以在一片濃墨圈塗後，最後其實只改動「雛」字為「細」字，而所留過程痕跡，恰可呈現魏氏推敲詩語之用心。

自然也有許多修改與原作形成不同的意義或審美取向，彪佳任職閩中後期有〈立春〉（五律，頁 8a）詩，細膩面對當前景象，「細雨入草色，晴風展花辰」、「茶烟浮柳字，鳥語落松茵」，物事相安，人情靜好。魏氏似嫌其過靜，而改「茶烟」二句為「啣杯浮白雪，彈瑟倚青筠」，彰顯人的活動，但反破壞原詩情境。另一首〈寓海惠寺次壁間韻〉（七律，頁 2b-3a）為萬曆四十七年春試下第後返程所作，彪佳父子同行，經吳城海惠寺已入夏，父子皆次韻寺壁上前輩詩作，同用上平十五刪韻，並且韻字「山」、「關」、「間」、「斑」、「顏」全同。⁷¹彪佳詩頸聯「濤翻綠樹千江碧，苔綉層龕半壁斑。」以江畔濃綠景象陪襯老寺蒼苔，對仗頗工整。魏氏改作「風翻綠水江花落，雨過青楓雁影還」對仗亦工，但只寫自然景物，未及海惠寺，況且改動韻字，便不符詩題所云「次壁間韻」。

另如〈初秋新月〉其一（五律，頁 12b）為崇禎四年（1631）夏秋之際沿大運河北上途中所作，見新月而思鄉，原作如下：

不向煙林看，將疑地上霜。流光如欲濕，帶影亦生涼。
漸覺多秋意，應知非故鄉。夜思惟淡冶，未敢說心傷。

彪佳此番除服北上，職銜未定，原詩主要抒寫懷鄉之情，流光欲濕，帶影生涼，寫水上新月，牽動鄉思，同題〈其二〉詩句：「與氣浮諸海，生痕欲到塘」，與之呼應，都在感傷中不失美感。魏畊自領聯以下皆作改動：

不向煙林看，將疑地上霜。如鉤侵落葉，漾影散寒塘
忽覺悲秋氣，淒淒憶故鄉。此身有王事，那敢說心傷。

一掃祁詩的溫雅之風，換成較為強烈的辭氣表達情緒，月影如鉤，帶出尖銳傷害的身體感；淒淒秋氣，則已有肅殺之悲；至於尾聯「此身有王事，那敢說心傷」，則超越原詩之邊界，藉用《詩經·黍離》「王事靡盬」之典，將寫作時空悄然挪移至己身所處之時局，隱然透露自己許身復明之心志。如此改寫，悖離祁氏服闋候銓的原本身份，淡化了一路舟行的情境，更切斷與此行其他詩作的聯繫。

⁷¹ [明] 祁承燾：〈寓海惠寺和前輩李平軒韻〉，《澹生堂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明崇禎七年（1634年）祁氏家刻本），卷 6，頁 14b。

又如〈冬日同吳秋圃遠閣待雪得開字〉二首（七律，頁 29b-30a）為崇禎十年（1637）十月將盡，寒意甚盛中吳秋圃來訪，主客同至寓山，於園中最高處遠閣對酌待雪。秋圃即吳麟瑞，海鹽人，與弟吳麟徵俱為彪佳知交，性情相近。⁷²此度來訪，適值寓山主體建設初成，主客重逢聚會，雖然天候寒涼，卻自有一份平實溫暖的情份環擁。詩云：

高樓凝望數峰迴，漠漠江雲黯未開。似有淡心隨晚菊，欲將幽韻入寒梅。
漁歌遠浦依山斷，鴈叫殘烟過水來。留與故人當旅夜，孤燈相對可啣杯。

其中頷聯二句拈出由秋入冬之二種代表性植物形相：菊已晚而梅未開，物種相殊，然而淡心、幽韻之物性又自相契合拍，「似有／隨」、「欲將／入」也能呈現時間過程的先後關係，二者彷彿有一種相互呼應聯結的精神脈絡。二句詩語雅緻，同時也藉景抒情，表達秋圃的到來，與自己對坐遠閣，剝落塵土，性情相映。晚菊淡心、寒梅幽韻，孤淡幽寒卻不悲傷。魏畊性情向來激切搖盪，似不了解或欣賞這種性情與交誼，改此二句為「籬下吾將悲晚菊，隴頭誰為折寒梅」，改第七句為「寂寞關河當旅夜」，完全打破原詩情境，轉為傷時傷別的嘆息。

（三） 增補詩意改變詩境

魏畊較定《遠山堂詩集》改變幅度最巨者，在數首增補或續寫的作品。試讀崇禎九年（1636）春的〈寒食〉二首（五古，頁 11a-11b），彪佳罷官歸來迎接的第一個春季，寒食日閒步田間，至柯橋藏經閣參佛歸來所作，〈其一〉云：

淡烟浮野水，老樹含芳春。提壺向村畔，寒食及茲晨。
麥苗拂柔風，夜雨洗輕塵。農事方東作，採桑忙北隣。
感此景物異，樂有閒閒身。

⁷² [清]李衛等修，沈翼機等撰：《（雍正）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卷 167。〈人物〉載吳麟瑞、麟徵兄弟小傳。麟瑞執法不撓，官至江西副使按察使，右布政使，亦主動告歸。其弟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推官建昌，後授吏科給事中晉太常。與彪佳同年，意氣相得，尤為知交，彪佳日記多有載商議時事之記錄。及甲申之難，麟徵殉國，麟瑞痛哭作自祭文，感憤成疾，亦卒。

此詩由農村莊稼著筆，農人們展開耕桑工作，春雨滋潤洗塵，大地生機復甦，「麥苗拂柔風，夜雨洗輕塵」筆致清新，儼然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筆意。⁷³詩末結於「樂有閒閒身」，肯定自己退歸家鄉的選擇，也相應於陶詩「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的心志，是以第二首持續鋪寫沿途所見野花發於古墅、初日照臨春水的景象，所感景物變異，乃是著眼於欣欣生機。此詩獲得魏畊雙圈標誌，並作大幅改寫：

遠烟浮澄湖，瑤樹含芳春。眷言向隴畝，寒食及茲晨。
 麥苗拂和風，夜雨洒輕塵。農事方東作，採桑陌上遵。
 惻惻感物變，令我懷古人。惜此陽艷會，重傷白髮新。
 竹帛不早建，去矣成逝津。聊持一杯酒，浩浩全吾真。

原詩十句，魏畊於前八句有簡單字詞的修改，影響不大。於第九句改為「惻惻感物變」則情調一變，帶出感傷，所懷古人為誰，由上下文難以推斷。此外更續成「惜此陽艷會」以下六句，發展出歲不我予、功業未成的感傷，為祁氏原作所無。留意及此，也就能了解魏畊對〈其二〉欲修改而不得的難處，如何改寫以呼應情調改變的前作？他最後放棄了，是以圈去末句後，未作改寫，成為殘局。平心而論，彪佳鄉居八年期間或許有過「竹帛不早建」的感傷，尤其崇禎十二年前後針對假滿是否復出的問題，彪佳思索出處路向的選擇，各相伴隨的意義勢必有所衡量。只是此詩作於九年方抵鄉門之第一季春，彪佳日記、書信都一致宣告著實現求歸意志的歡喜，魏畊的傷白髮、悲逝津、感慨功業未就，實不相應於該詩的書寫情境。不過，魏畊出於對前輩的敬仰和痛惜，以及自己欲著竹帛的想望，作此改寫又是可以理解的。

再讀崇禎九年（1636）五月〈除竹〉（五古，頁13b）一詩：

夏日坐南軒，披襟向北牖。新竹侵階除，斧斤隨於後。
 其下有寒泉，一泓照井甃。其上有高臺，卉木繁蔭覆。

⁷³ [晉]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77。

四望乃豁然，墻缺出青岫。無竹亦不俗，無肉豈便瘦。
靜讀古人書，拂拂涼風透。

《林居適筆》記五月二十三日午後，彪佳督園丁除竹，作〈除竹〉五言古詩。⁷⁴乍看之下，此詩只是記錄整理園林工作的一般作品，竹為古來文士喜愛的植栽之一，竹叢繁殖迅速，分竹、除竹都是經營園林之常態工作。但是彪佳此詩不同於一般除竹詩，具有特殊的寫作情境。據日記記載，彪佳長子同孫於五月二十日出痘，二十三日症轉危篤，至二十九日病歿。這段時間，彪佳先後延請多位醫者進行救治，共商使用涼藥或溫補之劑，夜中數起探視，極見父子骨肉情深。然日記中亦載存彪佳嚴格檢視自我心性的紀錄，二十三日病癥加重，舉室惶惶，彪佳自許「處此坦然無得失之慮，不加排遣，是豈從學問得力乎？」午後除竹，或者即是藉以排遣的助力，詩中「無竹亦不俗，無肉豈便瘦」刻意的反詰，帶有一絲倔強；「靜讀古人書」，也呼應日記言從學問得力的工夫。後數日為同孫預治後事，二十六日「覺此心毫無散亂」，二十九日「覺於此尚有中節光景」，都流露彪佳刻意節制的傾向。⁷⁵魏畊共刪原詩六句，新增八句，改動後全詩如下：

夏日俯南軒，一泓照井甃。其上有高臺，卉木繁蔭覆。
但怪叢篁侵，橫交翳左右。命僕使除之，移牀向北牖。
四望乃豁然，墻缺出青岫。靜讀古人書，拂拂涼風透。
閒來撫綺琴，一曲懽然奏，含情無所待，偃仰寄吾守。

「但怪」四句，補充說明除竹行動，於讀古人書外，再增「閒來」四句，敘說除竹後閒適撫琴、歡然自得的園居生活，蓋視此詩為文人日常休閒之作，完全跳出祁氏當年寫作的語境。

另如〈初夏偕鄭季公僧無迹及兄季超弟文載同宿化鹿山房限韻〉（五古，頁5a）為崇禎四年（1631）四月宿化鹿山房之作。彪佳之父墓所在化鹿山，時方除服，因北行在即，四月杪入山省墓。

⁷⁴ [明]祁彪佳：《林居適筆》五月二十三日，《祁彪佳文稿》，頁1053；《祁彪佳日記》，頁218。

⁷⁵ 同孫出痘至病歿過程，詳見《祁彪佳文稿》，頁1052-1053；《祁彪佳日記》，頁218-219。

好友集良夜，山空夢亦清。人方競酬和，我獨感物情。
 遙望越王臺，霸圖忽幾更。英雄雖千古，丘壑已盡平。
 方此深寄慨，沉聞杜宇聲。縱酒如陶令，世累固得輕。
 然而生病死，時至亦自行。安得無生法，開我眼目明。
 為有遠公在，可結廬山盟。行矣各勉之，無負吾此生。

同行者鄭季公名茂輝，莆田人，為天啟年間司理莆田舊識，是年受招來紹興，並隨舟北上入京，二人維持長期交誼。無迹為山陰繫珠庵僧人，繫珠庵在寓山，彪佳崇禎八年南歸後，與之過從轉密。兄季超詣駿佳，行第四，崇禎元年選貢，專志佛學；弟文載為從弟熊佳，行第七，後來於崇禎九年及進士第。是行夜宿化鹿山房，聽無迹說《楞嚴》法，有感於人事繁華、英雄事業，只贏得黃粱一夢，即〈望北寄言引〉所云「因思電幻中生計，彼蕭蕭策騎，沙雪征途，贏得黃粱一滾否也，一片熱心遂與林風俱寂」，⁷⁶是以詩中深寄慨嘆。而縱使不論入世功業，就個人生命而言，自生而病、老、死，亦為必然之方向，是以推出「安得無生法，開我眼目明」，並以東晉慧遠結蓮社與文士同修佛法為喻，欲借學佛超越生死輪迴。

此詩經魏畊大量刪訂，既刪去詩題「僧無迹」、「限韻」五字，內文復經大量改動，今判讀如下：

攜手化鹿山，山空暑氣清。谿流照人衣，竹柏蔭我行。
 遙望越王臺，霸圖忽幾更。寥寥千載還，丘壑已盡平。
 日落嵐彩收，側聞杜宇聲。歸來縱杯酒，宛似陶淵明。
 陶然亦已醉，時至亦自行。何必學無生，寂滅想化城。
 行矣各勉之，無負吾此生。

刪去原詩「然而生病死，時至亦自行」、「為有遠公在，可結廬山盟」二聯，「時至亦自行」劃去後再加圈記，應是改寫不得，重加肯定保留。結合詩題劃去「僧無迹」，修改的主要方向似乎在降低宗教性質，彪佳聽無迹說《楞嚴》法，而表達學佛意願，魏畊既不讓無迹出場，也扭轉「安得無生法，開我眼目明」成為「何必學無生，寂滅想化城」，與原作命意迥異。改動後的詩句加強了描繪郊野景色，如

⁷⁶ [明] 祁彪佳：〈望北寄言引〉，《遠山堂文稿》，未分卷，未編頁碼。

「谿流照人衣，竹柏蔭我行」、「日落嵐彩收」；也改變原詩對陶淵明回應生老病死的思索，簡化成為「縱杯酒」，結尾的互勉無負此生，在詩中也就缺乏正面表述。對《遠山堂詩集》而言，如此修改手法不免粗暴，欠缺對原作的尊重。但結合前文魏畊與班孫兄弟交往的背景來看，對酒色有沉癖的魏氏以自己的人生觀進行修訂，實緣於他生命格局的限定，以及當時社群的集體價值取向，如果說他視較定工作是和班孫、屈大均等人的交流，那麼有時出遊山水，有時陶然酒醉，鼓盪激情，別有圖謀，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也是他來山陰的實況描寫。

六、結論

一如其他多數文學藝術作品一般，《遠山堂詩集》中的詩作經由書寫、編輯的時間過程被固定下來，作品創生之際的「此時」、「此地」已然一去不返，當時個別的、心理的、社會的條件隱退在間隙之外。文本脫離了作者書寫的語境，開放向無限度的讀者，後來者都要在脫離了的時空網外，通過閱讀行為，嘗試揣想詩句在被寫定之前的話語行為和事件，在新的情境下重建語境關聯，魏畊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因為往事已然如煙，話語行為中的非語句力量已失去了姿態、手勢等可以加以識別的通道，文本中遺留了許多空白與不確定性，使得文本和讀者之間的交流有了分歧性。這些空白與不確定性也使得文本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結構，邀請召喚著讀者的參與。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既接受文本結構機制的引導與暗示，也依自身所處情境和既有動機去填補文本的空白未定，以想像創造他自己的閱讀經驗，從而建構了他所見的作品。這種文本和讀者之間交流的分歧性，劉勰早已意識到，故而發出感嘆：「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筆者認為：「音實難知」，關鍵即在語境關聯之難以復原，「知實難逢」，即在讀者難以檢證自我是否相應地把握到召喚結構之空白未定處。⁷⁷

⁷⁷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知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10，頁713。語境關聯之「解除」（decontextualise）與「重建」（recontextualise）等概念參見（法）保羅利科爾（Paul Ricoeur, 1913-2005）著，陶遠華等譯：《解釋學與人文科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之第二編〈解釋學理論的研究〉，頁131-202。「召喚結構」與不對稱現象等概念參見（德）伊澤爾（Wolfgang Iser, 1926-）著，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簡政珍著：《讀者反應閱讀法》（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美）斯坦利·費什（Stanley E. Fish, 1938-）

魏畊頻繁往來紹興，班孫兄弟之所以邀請校定父親詩集，除了為魏畊提供一份名正言順的工作以作為居留理由，同時應也有著對其詩學能力與抗清意志的信賴。相信他和父親同樣經歷晚明最後一段美好時光，同樣經歷易代變革而作出未來路向的重大抉擇，同樣有用世之志和具體行動的才幹，如今親臨梅墅、寓山，得以親近當年許多詩篇寫作的空間現場。……這些類似重疊的經驗或意志傾向可能有助於為作品重建語境關係，去發現、彌合《遠山堂詩集》召喚結構中的空白和不確定性，更相應把握到彪佳詩作的形象與意義，成為難得的知音。惜傳世之魏畊《雪翁詩集》、祁理孫《藏書樓詩稿》、《寓山詩稿》、班孫《紫芝軒逸稿》皆未見有關較定《遠山堂詩集》的相關書寫，唯《雪翁詩集》中有詩〈過祁二僉憲鴻孫舊居，其嗣曦徵因出其遺文暨校，并山見酬之什書以贈行，乃潸然有述〉，⁷⁸可相呼應。祁鴻孫字奕遠，為彪佳二兄鳳佳之子，在祁氏子姪輩中最為年長，與彪佳情志最密，同入劉宗周證人書院，奉行陽明學說，誠篤自勵。甲申、乙酉兩年尤常追隨彪佳左右，研析時事。⁷⁹彪佳逝後，鴻孫投效南明政權，擁戴魯王，將兵江上，於戰敗後殉歿。⁸⁰鴻孫之子出其遺文暨校，與班孫兄弟出《遠山堂詩集》較定，可以說是出自相似的心態。

但是，魏畊作為早期讀者，雖然與祁彪佳生存與寫作的時間相去未遠，終究未參與進這些詩作被即席吟詠或書寫的情境之中。二人所對應的現實世界是不同的，先在經驗、心性鍛鍊與人生視野迥然有別，魏畊運用自己的經驗，通過想像

著，文楚安譯：《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⁷⁸ 《雪翁詩集》卷9，頁2b。題中「并山」疑為「并出」之誤。

⁷⁹ 當清兵渡江，遣書幣徵聘士紳，彪佳名列其中，先避居化鹿山等處，而後返回寓山決定殉節。此段歲月中，鴻孫和祝淵是最相親近的親友。〔明〕王思任編《祁忠敏公年譜》載彪佳沉水前夜，「忽詰奕遠曰：『倘吾不屈死，汝將若何？』曰：『殮忠骨、妥忠魂，弟輩幼，侄之責也。』」〔清〕梁廷枏、龔沅補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1937年鉛印本）文字略有小異，文義同，頁19b。

⁸⁰ 〔清〕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祁氏群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試與忠敏同講學於巖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祁理孫）兄弟馨家餉之。」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256。〔清〕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影印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卷15載：「諸生祁鴻孫亦起兵于山陰。鴻孫，彪佳之從子也。江東師起，鴻孫屯江上，彪佳子理孫、班孫竭貲餉之，與黃宗羲世忠營相結。事敗，鴻孫走死。」鴻孫逝年失載，魏畊詩題云曦徵出其「遺文」，則鴻孫之死不晚於魏畊編集《雪翁詩集》之順治14年（1657年）。

去彌補《遠山堂詩集》中的空白及未定處，為作品重建的語境關係必然有別於初始語境，他所掌握到的詩作形象與意義自然不可能等同於彪佳當年的賦義，而帶有自我創造的成分。從這個角度來看，魏畊受託較定，遂揮灑淋漓筆墨，在圈記、評比之外，更進行刪修改寫，儼然是再創造的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讀者與作者在作品中相逢而又相失，彼此之間既緊密相連結卻又相互悖離，並且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關係，無法被化約為固定的模式。魏畊之於祁彪佳如此，筆者之於祁彪佳與魏畊亦是如此。《遠山堂詩集》手抄本的傳世，魏畊閱讀過程留下的斷片停駐文本中，與祁氏原詩並陳，呈現出魏、祁關係的印痕，然後，它們又共同組構成一個更複雜的文本，在其表現形式與意義中留下更多的空缺、未知與不定，召喚著後來者的閱讀。本文不憚繁瑣，從多元層面考索魏畊的較定工作，先是整理魏畊較定工作的基礎文獻，經由明確的符號運用、文字辨識，確認其較定範疇與層次。進而藉助同時文人群的傳世詩文，勾勒魏畊與理孫兄弟、朱彝尊、屈大均、朱士稚等人論交的歷史情境，認識他們超越一般文人交誼，背後更激盪著文士群體意欲有所作為的熱切情懷。然後細讀祁氏原作、魏畊較定之《遠山堂詩集》文本，參考相關文獻，想像生存際遇，試圖在文本給予的條件和引導中重尋二人書寫、修訂的可能情境，來回游移穿梭探索，嘗試填補這些佈滿詩作的空白和不確定性。可以說是以另一位讀者的身份，本著個人的先在經驗和視野來閱讀祁彪佳詩，也閱讀魏畊對祁詩的閱讀，希望通過這些努力，具體展示文學閱讀活動中這種親密與悖離同步的關係，並給與適當的解釋。

沈鈞業謄錄整理《遠山堂詩集》，既出於對鄉前輩祁彪佳的敬重，同時也有對魏畊的愛惜，跋文云：

祁氏兄弟之於雪翁，蓋在師友之間，祁六公子之詩，尤與雪翁相似，雪翁每至越，必主祁氏。當時公子輩蓋欲刻忠敏遺詩，故請雪翁定之，未幾而蠟書變作，雪翁既正命武林，祁六公子亦遠戍寧古塔，是集遂未及付刊。其後淡生堂藏書復散失殆盡，則此稿之得僅存者，亦劫後遺灰也。若雪翁所著之《息賢堂集》，近已由四明張氏為之印行，惟其墨蹟實為世所稀見。今觀是集中所書，雖旁注細字，具有渴驥怒猊之勢，益慨然想見其為人，

真天壤間瓌寶也。借錄既竣，書此歸之，凡雪翁改筆及圈點塗抹處，別以紅墨書之，原本間有空缺者，因經塗抹，未能辨識也。⁸¹

沈鈞業年少參與革命救國，復獻身政治、經濟等公共事務，晚年則投注心力於學術教育事業，並從事著述。抄錄魏畊較定本《遠山堂詩集》，可謂用心深刻，工夫沈潛，實其重要貢獻之一。跋文所謂《息賢堂集》「近已由四明張氏為之印行」，即指張壽鏞（1876-1945）輯入《四明叢書》之《雪翁詩集》，⁸²詩集中並未存錄魏畊手跡。是以沈氏特別指出，魏畊較定本《遠山堂詩集》之傳世，一則祁彪佳詩稿獲得保存，固屬「劫後遺灰」；再則魏畊書跡亦一併得以傳世，「雖旁注細字，具有渴驥怒猊之勢，益慨然想見其為人，真天壤間瓌寶也」，沈氏在飽諳世務中，率直流露對魏畊之仰慕，由其旁注細字之書勢，想見作為反抗者的豪情壯志以及過程中的犧牲鬱困，誠為「劫後遺灰」的第二重價值。本文承繼沈氏之後，進而指出：在較定本的物質形式保存書跡原貌的價值外，一旦能突破文字辨識的困難，祁、魏二家文本的並置保存，在作者/讀者身份的交錯之間，展示了明末清初二位節烈之士在詩文上的逢契與錯失，則是另一層「劫後遺灰」的價值。

⁸¹ 沈鈞業跋文，見沈抄本《遠山堂詩集》附錄。

⁸² 張壽鏞為《雪翁詩集》題序於1933年12月，中云：「是稟乃得之張冷僧，而冷僧得之先生族孫魏仲車友枋，蓋傳家之稟也。考其自序乃稱雪巖，又分卷十四，題作《雪翁詩集》，與《續甬上耆舊詩》所稱《慈谿縣志》著錄《息賢堂集》十五卷本皆不同。先生手定是集於丁酉，而就義在癸卯，七年之中續成詩篇，不知世間尚有傳本否也？」並未確認《雪翁詩集》即《息賢堂集》。

徵引書目

- 毛奇齡：《西河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王思任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初東書堂烏絲欄稿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_____編，梁廷枏、龔沅補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 1937 年鉛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石牧民：《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之語境與論述觀照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碩士論文，2005 年。
- 朱冬芝：《一個明末士紳的社交生活：祁彪佳的交遊、社群與地方活動》，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81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康熙原刊本重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祁昌徵：《清故顯考前恩蔭中書科中書舍人孝友奕慶府君行畧》，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東書堂抄本。
- 祁承燦：《澹生堂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崇禎七年（1634）祁氏家刻本。
- 祁彪佳：《遠山堂詩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末抄本。
- _____撰，魏畊校訂：《遠山堂詩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祁氏東書堂抄本。
- _____撰，沈鈞業抄錄：《遠山堂詩集》，浙江圖書館藏民初抄本。
- _____撰，杜煦、杜春生編：《祁忠惠公遺集》，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刊本。
- _____：《寓山注》，清光緒乙亥（1875）平步青重刊本。
- _____：《祁忠敏公日記》，紹興：紹興縣修志會，1937 年。
- _____：《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 _____：《遠山堂文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5 冊，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祁氏起元社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_____：《祁彪佳文稿》，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遠山堂抄本，北京：書目文獻

出版社，1991年。

_____撰，張天杰點校：《祁彪佳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祁理孫：《寓山詩稿》，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東書堂抄本。

_____：《藏書樓詩稿》，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東書堂抄本。

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余德余：〈魏耕與清初江南「通海案」的反清據點——山陰祁氏寓園的關係〉，2008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報》網絡版：<http://www.hf.zscas.edu.cn/xb/news.asp?id=17190>，2008.08.18上網。

李衛等修，沈翼機等撰：《（雍正）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

邱瓊慧：《祁彪佳戲曲理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3年。

屈大均著，趙福壇、伍錫強校點：《翁山詩外》，收錄於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_____：《道援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_____：《屈翁山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李肇元等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_____：《翁山文鈔》，《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林芷瑩：《祁彪佳之宦歷、戲緣與其《遠山堂二品》的寫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胡梅梅：〈朱彝尊與清初「通海案」所涉人物交游考〉，《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7年第11期。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影印清光緒二十九刻本，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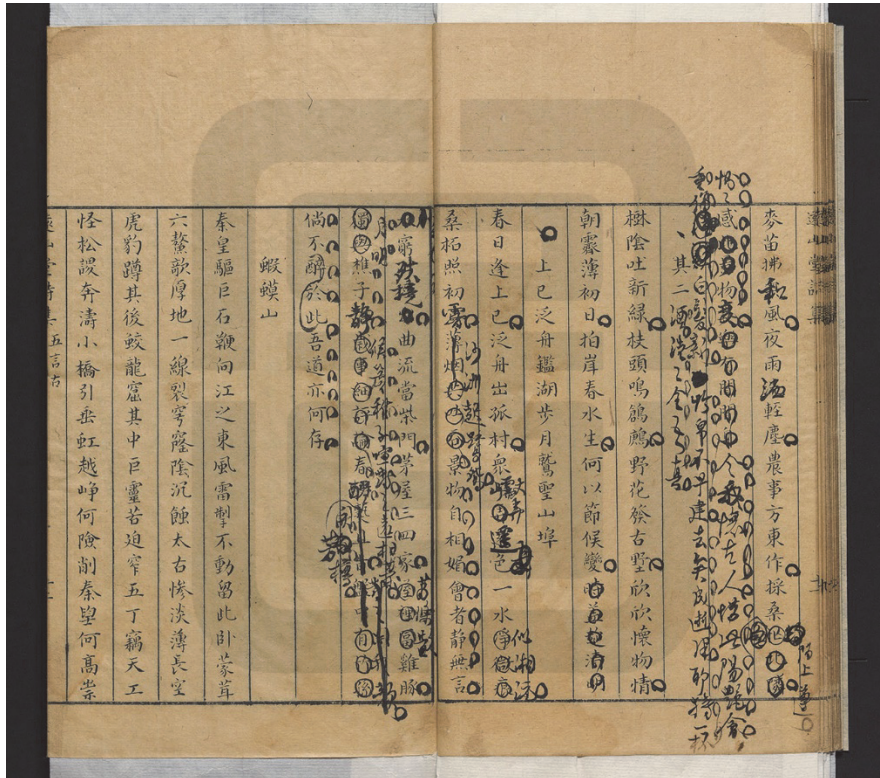
連文萍：《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年。

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收入《空間、地域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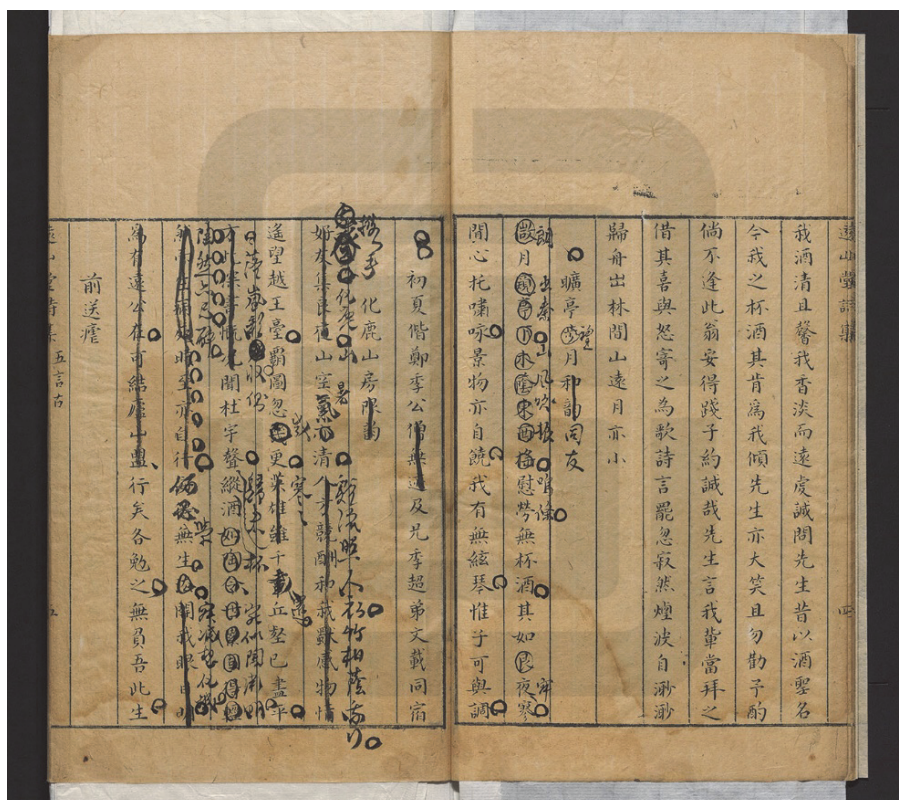
- 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頁373-420。
- _____：《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_____：〈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1-74。
- 陳莫縵、丁元正修，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年譜》，《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
- 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 楊賓：《柳邊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 _____：《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楊豔琪：〈祁彪佳及其遠山堂曲品劇品研究〉，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 鄔慶時：《屈大均年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趙海燕：《寓山注研究--圍繞寓山園林的藝術創造與文人生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
- 趙素文：《祁彪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_____：《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 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收入林富士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413-432。
-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10期，頁143-163。
-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簡政珍：《讀者反應閱讀法》，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
-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魏畊：《雪翁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9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法·保羅·利科爾 (Paul Ricoeur) 著，陶遠華等譯：《解釋學與人文科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德·伊澤爾 (Wolfgang Iser) 著，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年。
- 美·斯坦利·費什 (Stanley E. Fish) 著，文楚安譯：《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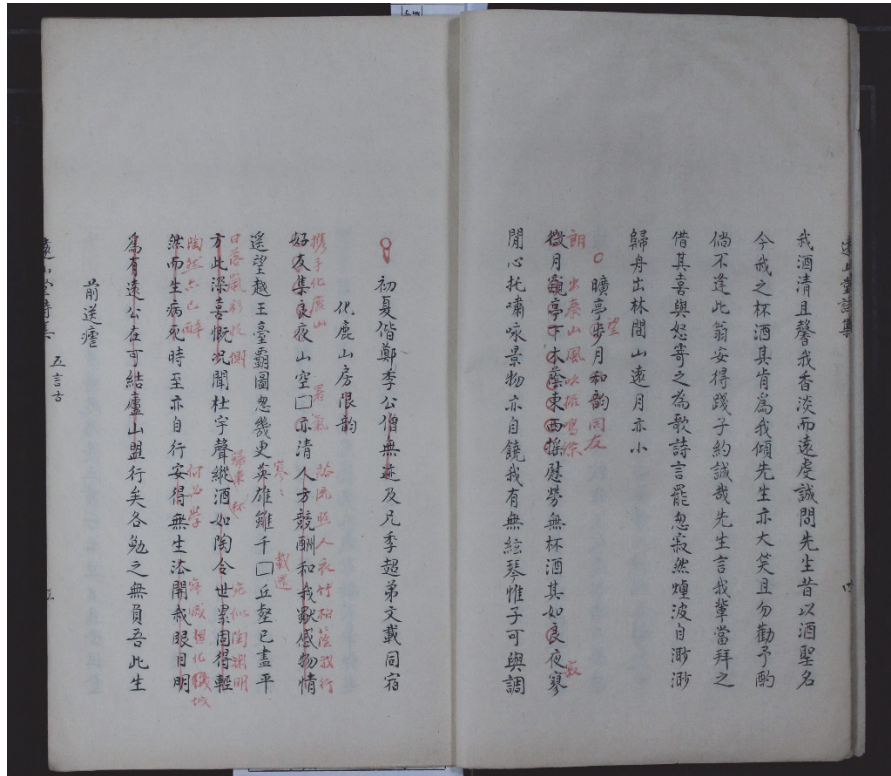
2.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魏畊較定之祁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寒食〉、〈上巳泛舟鑑湖步月驚聖山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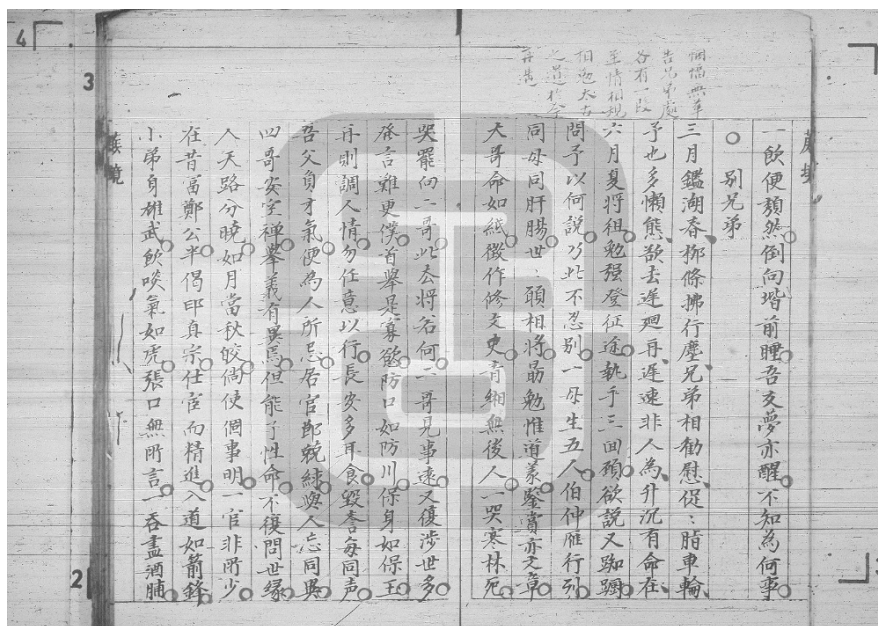
3.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魏畊較定之祁氏東書堂抄本《遠山堂詩集》〈曠亭步月和韻〉、
〈初夏借鄭季公僧無迹及兄季超弟文載同宿化鹿山房限韻〉



4. 杭州浙江圖書館藏沈鈞業抄本《遠山堂詩集》〈曠亭步月和韻〉、〈初夏偕鄭季公僧無迹及兄季超弟文載同宿化鹿山房限韻〉



5.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晚明抄本《遠山堂詩始》〈別兄弟〉



An Analysis of Wei Geng's Revision on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Tsao, Shu-chuan*

[Abstract]

The famed Ming loyalist official Qi Biao (1602-1645) produced a wealth of works, the majority of which were never published, and instead were handed down in the form of manuscripts. During his lifetime he began to compile a collection of his poems, the *Yuanshantang Shi Shi* (遠山堂詩始). After his death, his son continued his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work, creating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遠山堂詩集). Both manuscripts can be foun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is divided into ten volum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oetic genres, with each volume possessing page numbers. The transcription work performed in the manuscript was incredibly elegant. However,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time, the manuscript was never published. It was then revised by Wei Geng, who marked the manuscript in black ink with a variety of round dots, and revised the poems by directly covering over the original verses. Wei Geng's hand-written notes and fragmented poetic revisions were preserved i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along with Qi Biao's poems, an amalgam which no doubt increased the textual complexity of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However, Wei Geng's handwriting was vigorous and flamboyan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reading. Indeed, his scrawling additions to Qi's work in fact created tremendous difficulties for reading the original. As such, Both Qi's original manuscript as well as Wei Geng's additions require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is grounded in the long-term goal of textual analyzing and clarifying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To do so, it will assess the various levels of Wei Geng's amendments, tracing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informed his work, and evaluating the results of his efforts on the overall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Through such an analysis it is hoped that the particular textual value of the *Yuanshantang Shi Ji* manuscript can be revealed. At the same time, the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per will prob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reader and author within the act of reading, which can be defined simultaneously by intimacy as well as alienation.

Keywords : Qi Biaoja, *Yuanshantang Shi Ji*, Wei Geng, Shen Junye, manuscript, reader